

遇到 百分之百的女孩

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遇到百 分之百的女孩

【日】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

目录

看袋鼠的好日子.....	1
四月一个晴朗的早晨，遇见一个百分之百的女孩... 困.....	9 17
计程车上的吸血鬼.....	26
1 9 6 3 / 1 9 8 2 年的伊帕内玛姑娘.....	35
5 月的海岸线.....	43
没落的王国.....	55
3 2 岁的DAY TRIPPER.....	65
唐古利烧饼的盛衰.....	71
芝士蛋糕形的我的贫穷.....	80
意大利粉之年.....	88
蜗牛.....	97
南湾行.....	108
图书馆奇谈.....	116

看袋鼠的好日子

栅栏里面有四只袋鼠。一只是雄的，两只是雌的，还有一只是刚生下来的小袋鼠。

袋鼠栅栏前面，只有我和她。本来就不是很热闹的动物园，再加上又是星期一早晨，入场的客人数，还远不如动物数来得多。

我们的目标当然是袋鼠的婴儿。除此之外实在想不起有什么值得看的。

我们从一个月前报纸的地方版上，知道了袋鼠婴儿诞生的消息。并在一个月里，一直继续等待一个参观袋鼠婴儿的适当早晨的来！伤。可是，这种早晨总是不肯来。有一天是下雨，第二天也还是下雨，再过来一天地上还是湿湿的，接下来连着两天都刮着讨厌的风。有一天早晨她的蛀牙痛了，另外一天早晨我又不得不去区公所办

点事。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

一个月，真是一转眼就过去了。我在这一个月里到底做了什么，我真是一点都想不起来。好像觉得做了好多事，又觉得什么也没做。要不是月底，收报费的人来了，我连一个月已经过去了都没注意到。

可是不管怎么样，专为看袋鼠的早晨终于降临了。我们早上六点醒过来，打开窗帘一看，立刻确定这就是看袋鼠的好日子了。我们洗了脸、吃过东西、喂了猫、洗了衣服，戴上遮太阳的帽子便出门了。

“你说，那袋鼠的婴儿还活着吗？”在电车上她问我。

“我想还活着吧；因为没看到死掉的消息呀。”

“说不定生病了，住到哪里的医院去了呢。”

“那也应该会登出来呀。”

“会不会太紧张躲在里面不出来？”

“你说婴儿？”

“谁说的，我说妈妈啦。说不定带着婴儿藏在后面黑黑的房间里呢。”

女孩子实在真会想，什么可能性都想得到，我真服了。

“我总觉得，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就再也不可能看到第二次袋鼠婴儿了。”

“会这样吗？”

“你想想看，你以前有没有看过袋鼠婴儿？”

“没有。”

“你有信心，从今以后还会再看到吗？”

“不晓得会不会。”

“所以我很担心哪。”

“不过，’我抗议道：“虽然或许正如你所说的一样，可是我也没看过长颈鹿生产，也没看过鲸鱼游泳，为什么偏偏袋鼠的婴儿，现在会成问题呢？”

“因为是袋鼠的婴儿啊。”她说。

我干脆看报纸。向来跟女孩子辩论就一次也没赢过。

袋鼠的婴儿不用说是活着的。他（或许是她）比报纸上所看到的大得多了，很有力气地在地上跑来跑去，那与其说是婴儿，不如说是小型袋鼠来得更恰当。这件事使她有点失望。

“好像已经不是婴儿了。”

还是像婴儿啊，我安慰她。

“我们真该早一点来啊。”

我走到贩卖店去，买了两个朱古力冰淇淋回来时，她还靠在栅栏边，一直望着袋鼠。

“已经不是婴儿了啦。”她重复着说。

“真的吗？”说着我把一个冰淇淋递给她。

“因为如果是婴儿，就应该在母亲的肚袋里呀。”

我点点头舔着冰淇淋。

“可是不在肚袋里嘛。”

我们于是开始找寻袋鼠的妈妈。袋鼠爸爸倒是一眼就看出来了，长得最巨大、最安静的，是袋鼠爸爸。他一副像才华已经枯竭的作曲家似的脸色，正盯着食物箱里的绿叶出神。剩下来的两只雌的，体型长得一样，毛色也长得一样，连脸

上表情都一样，说哪一只是母亲都不奇怪。

“不过，有一只是母亲，有一只不是母亲噢。”戏说。

“嗯”

“那么，不是母亲的袋鼠是什么呢？”

不知道，她说。

袋鼠婴儿并不理会这些，只顾在地面跑来跑去，并不停地到处无意义地用前脚挖着洞。他或她看来是个不知道无聊是什么的生物。不停地在父亲周围团团转、只吃一点点绿草、挖挖地面、在两只雌袋鼠之间玩把戏，一会儿躺在地上打滚，一会儿又爬起来开始跑。

“袋鼠为什么跑得那么快？”她问。

“为了逃避敌人哪。”

“敌人？什么样的敌人？”

“人类呀。”我说：“人类用弯刀杀袋鼠，吃它们的肉。”

“为什么小袋鼠要躲在母亲的袋子里？”

“为了一起逃走啊。因为小袋鼠跑不了那么快。”

“你是说被保护着吗？”

“嗯。”我说：“小孩子都是被保护着的。”

“要保护多久呢？”

我应该在动物图鉴上，把袋鼠的一切都先调查清楚再来才对的。因为这种事早在预料之中。

“一个月或两个月吧。”

“这家伙才一个月呀。”她指着袋鼠婴儿说。

“应该留在母亲的袋子里的嘛。”

“嗯。”我说：“大概吧。”

“你不觉得躲在那袋子里很美妙吗？”

“对呀。”

“所谓小叮当的口袋，是不是具有回归舱内的愿望？”

“不晓得。”

“一定是啊。”

太阳已经升得好高了。从附近的游泳池传来孩子们的欢笑声，天上飘浮着清晰的夏云。

“想不想吃点什么？”我问她。

“热狗。”她说：“还有可乐。”

卖热狗的是个年轻的工读生，五门车式的摊子里面，放着一部大型的收录音机。在热狗还没烤好之前，史提芬温达（stevieWOnder）和比利祖（Billy JOe）唱歌给我们听。

我回到袋鼠栅栏外时，她说：“你看！”指着一只雌袋鼠。

“你看！你看！跑进肚袋里去了。”

真的！那袋鼠婴儿已经钻进母亲的袋子里了。肚袋胀大起来，只有尖尖的小耳朵和尾巴末端往上翘出来。

“会不会太重啊？”

“袋鼠很有力气的。”

“真的吗？”

“所以才能活到今天哪。”

母亲在强烈的日光下，并没有流一滴汗。就像从青山道路的超级市场买完午后的菜，正在咖啡室里小坐片刻舒服地喝一杯的那种感觉。

“在被保护着噢。”

“嗯”

“睡着了吗？”

“大概吧。”

我们吃了热狗，喝了可乐，然后离开袋鼠的栅栏。

我们要离开的时候，袋鼠爸爸还在食物箱里寻找着失落的音符。袋鼠妈妈和袋鼠婴儿正合为一体，在时光之流里休息片刻。神秘的雌袋鼠则像要试试尾巴的状况似的，在栅栏里不停地反复跳跃。

今天可能会是很久以来最热的一天。

“你要不要喝啤酒？”我说。

“好啊。”我说。

四月一个晴朗的早晨，遇见一个百分之百的女孩

四月一个晴朗的早晨，我在原宿后街同一个百分之百的女孩擦肩而过。

不讳地说，女孩算不得怎么漂亮，并无吸引人之处，衣着也不出众，脑后的头发执着地带有睡觉挤压的痕迹。年龄也已不小了---应该快有30了。严格地说来，恐怕很难称之为女孩。然而，相距50米开外我便一眼看出：对于我来说，她是个百分之百的女孩。从看见她身姿的那一瞬间，我的胸口便如发生地鸣一般的震颤，口中如沙漠干得沙沙作响。

或许你也有你的理想女孩。例如喜欢足颈细弱的女孩，毕竟眼睛大的女孩，十指绝对好看的女孩，或不明所以地迷上慢慢花时间进食的女

孩。我当然有自己的偏爱。在饭店时就曾看邻桌一个女孩的鼻形看得发呆。

但要明确勾勒百分之百的女孩形象，任何人都无法做到。我就绝对想不起她长有怎样的鼻子。甚至是否有鼻子都已记不真切，现在我所能记的，只有她并非十分漂亮这一点。事情也真是不可思议。

“昨天在路上同一个百分之百的女孩擦肩而过。”我对一个人说。

“唔，”他应道，“人可漂亮？”

“不，不是说这个。”

“那，是合你口味那种类型喽？”

“记不得了。眼睛什么样啦，胸部是大是小啦，统统忘得一干二净。”

“莫名其妙啊！”

“是莫名其妙。”

“那么，”他显得兴味索然，“你做什么了？搭话了？还是跟踪了？”

“什么都没有做。”我说，“仅仅是擦肩而过。”

她由东往西走，我从西向东去，在四月里一个神清气爽的早晨。

我想和她说话，哪怕30分钟也好。想打听她的身世，也想全盘托出自己的身世。而更重要的，是想弄清导致1981年4月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们在原宿后街擦肩而过这一命运的原委。里面肯定充满和平时代的古老机器般温馨的秘密。

如此谈罢，我们可以找地方吃午饭，看伍迪·爱伦的影片，再顺路到宾馆里的酒吧喝鸡尾酒什么的。弄得好，喝完说不定能同她睡上一觉。

可能性在扣击我的心扉。

我和她之间的距离以近至十五六米了。

问题是，我到底该如何向她搭话呢？

“你好！和我说说话可以吗？哪怕30分钟也好。”

过于傻气，简直象劝人加入保险。

“请问，这一带有24小时营业的洗衣店吗？”

这也同样傻里傻气。何况我岂非连洗衣袋都没带！有谁能相信我的道白呢？

也许开门见山好些。“你好！你对我可是百分之百的女孩哟！”

不，不成，她恐怕不会相信我的表白。纵然相信，也未必愿同我说什么话。她可能这样说：即便我对你是一百一十的女孩，你对我可不是百分之百的男人，抱歉！而这是大有可能的。假如陷入这般境地，我肯定全然不知所措。这一打击说不定使我一蹶不振。我已32岁，所谓上年纪归根结底便是这么一回事。

我是在花店门前和她擦肩而过的，那暖暖的小小的气块儿触到我的肌肤。柏油路面洒了水，周围荡漾着玫瑰花香。连向她打声招呼我都未能做到。她身穿白毛衣，右手拿一个尚未贴邮票的四方信封。她给谁写了封信。那般睡眼惺忪，说不定整整写了一个晚上。那四方信封里有可能装有她的全部秘密。

走几步回头时，她的身影早已消失在人群中。

当然，今天我已完全清楚当时应怎样向她搭话。但不管怎么说，那道白实在太长，我笃定表达不好——就是这样，我所想到的每每不够实用。

总之，道白自“很久很久以前”开始，而以“你不觉得这是个忧伤的故事吗”结束。

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地方有一个少男和一个少女。少男18，少女16。少男算不得英俊，少女也不怎么漂亮，无非随处可见的孤独而平常的少男少女。但两人一直坚信世上某个地方一定存在百分之百适合自己的少女和少男。是的，两人相信奇迹，而奇迹果真发生了。

一天两人在街头不期而遇。

“真巧！我一直在寻找你。也许你不相信，你对我是百分之百的男孩。从头到脚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简直是在做梦。”

两人坐在公园长椅上，手拉手，百谈不厌。两人已不再孤独。百分之百需求对方，百分之百已被对方需求。而百分之百需求对方和百分之百地被对方需求是何等美妙的事情啊！这已是宇宙

奇迹！

但两人心中掠过一个小小的，的确小而又小的疑虑：梦想如此轻易成真是否就是好事？

交谈突然中断时，少男这样说道：

“我说，再尝试一次吧！如果我们两人真是一对百分之百的恋人的话，肯定还会有一天在哪里相遇。下次相遇时如果仍觉得对方百分之百，就马上在那里结婚，好么？”

“好的。”少女回答。

于是两人分开，各奔东西。

然而说实在话，根本没有必要尝试，纯属多此一举。为什么呢？因为两人的的确确是一对百分之百的恋人，因为那是奇迹般的邂逅。但两人过于年轻，没办法知道这许多。于是无情的命运开始捉弄两人。

一年冬天，两人都染上了那年肆虐的恶性流感。在死亡线徘徊几个星期后，过去的记忆丧失殆尽。事情也真是离奇。当两人睁眼醒来时，脑袋里犹如d. h劳伦斯少年时代的贮币盒一样空空如也。

但这对青年男女毕竟聪颖豁达且极有毅力，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再度获得了新的知识新的情感，胜任愉快地重返社会生活。啊，我的上帝！这两人真是无可挑剔！他们完全能够换乘地铁，能够在邮局寄交快信了。并且分别体验了百分之七十五和百分之八十五的恋爱。

如此一来二去，少男32，少女31岁了。时光以惊人的速度流逝。

四月一个晴朗的早晨，少男为喝折价早咖啡沿原宿后街由西向东走，少女为买快信邮票沿同一条街由东向西去，两人恰在路中间失之交臂。失却的记忆的微光刹那间照亮两颗心。两人胸口陡然悸颤，并且得知：

她对我是百分之百的女孩。

他对我是百分之百的男孩。

然而两人记忆的烛光委实过于微弱，两人的话语也不似十四年前那般清晰。结果连句话也没说便擦身而过，径直消失在人群中，永远永远。

你不觉得这是个令人感伤的故事么？

是的，我本该这样向她搭话。

困

我一面喝着汤，一面开始打起瞌睡。

汤匙从我手上滑落，碰到餐具边缘，发出叮当一声巨响。好几个人回头看我，坐在旁边的她轻轻干咳一声。我为了打圆场，便故意将右手掌张开，并一下朝上一下朝下地假装在检查什么。不管怎么说，总不希望让别人知道，自己是一面喝汤一面在打瞌睡。

大约十五秒之间假装检查完我的右手，然后悄悄深呼吸一下，再度回去喝玉米汤。头脑后方感觉有点麻木，好像把一项尺寸太小的棒球帽朝后戴的感觉。汤盘正上方约三十公分的地方，飘浮着一团卵形的白色气体，正对我喃喃说道：“没关系，没关系，你不用忍耐，好好睡吧。”从刚才开始一直就这样。

那卵形的白色气体的轮廓，周期性地一会儿变鲜明，一会儿变模糊。而我愈想确定那轮廓的微细变化，我的眼皮就变得愈来愈重。当然我也摇了几次头，把眼睛使劲闭上，或避开，努力想让那气体消失，可是怎么努力它还是不消失。气体一直在桌上飘浮着。我困得要命。

我为了把睡意赶走，一面把汤匙送进嘴里，一面在脑里拼玉米汤的英文。

太简单了，没什么效果。

“你说一个难拼的单字让我拼好吗？”我向着她那边悄悄说。她是中学的英文老师。

“密西西比。”她小声说，深怕被周围的人听见。

Mississippi我在脑海里试拼着。四个s四个i二个p。好奇妙的单字。

“还有呢？”

“不要讲话，快点吃！”她说。

“我好困哪。”我说。

“我知道啊，可是拜托你不要睡，大家都在看着呢。”她说。

我实在不该来参加结婚典礼的。新娘的朋友这桌，坐一个男的，也实在奇怪，何况其实根本也不是什么朋友。这种事就应该断然拒绝的。那么我现在就可以在家里的床上呼呼大睡了。

“约克夏·特利尔。”她突然说。我花了颇长一段时间，才搞清楚原来是要我拼音。

我这次说出声来，从前我拼音测验的成绩一直是颇得意的。

“就像这样，再忍耐一个钟头吧，一个钟头以后就让你好好睡个够。”

我把汤喝完，接连着打了三次呵欠。几十个侍应生包围着，把汤盘收下，然后又端来生菜和面包。好像跋涉了千山万水才到达这里的那种面包。

不管谁说也不会有人听的那种致辞，还漫长地拖延着。不外是人生、天气之类的话题。我又再打起瞌睡来。她用高跟鞋的鞋尖，踢着我脚踝。

“对不起，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是我这辈子还没有这么困过。”

“为什么不睡饱了才来呢？”

“我睡不着啊。想东想西的没睡好。”

“那你就继续想东想西吧。总而言之，不要睡！因为这是我朋友的结婚典礼啊。”

“又不是我的朋友。”我说。

她把面包放回盘子上，什么也不说地盯着我脸看。我干脆吃起烤蟋。味道像古代生物似的娃。一面吃着蛙，我已经变成一只飞龙，转眼之间已飞越了原生林，冷冷地眺望着荒凉的地球表面。

地球表面有一位蛮体面的中年钢琴师，正在谈着有关新娘子小学时代的回忆。她是一个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孩子，因此虽然比别的孩子进步迟缓，可是到最后却比谁都弹得深入动人。哦！我想。

“你也许觉得她是一个无聊女子。”她说。
“其实她是一个非常突然的人呢。”

“喂”

她让手上的拿着的汤匙停在半空中，一直盯着我的脸看。“真的啊，不过也许你不相信。”

“我相信哪。”我说。“如果我能好好睡一觉起来，一定更相信。”

“也许确实有点无聊。不过无聊也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事，对吗？”

我摇摇头：“没什么罪呀。”

“总比像你这样，斜眼看这世界好得太多，对吗？”

“我并没有斜眼看这世界啊。”我抗议。“只是正在睡眠不足的时候，突然被拉来不认识的女孩子的结婚典礼上充数而已。就以是你的朋友为理由。本来我对结婚典礼就不喜欢，真是‘——一点一点都一不——喜欢’的。像这样一百人聚在一起吃这无聊的餐，真是的！”

她一句话也不说，把场匙整齐地摆在盘子上，再用膝盖上的白色餐巾擦擦嘴角。有人开始唱起歌来。闪光灯一连闪了几下。

“只不过很困而已。”我忽然冒出一句。就像连旅行箱也没带，却留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一样的感觉。我双手交抱着，前面送来牛排的盘子，而那上面依然飘浮着一团白色的气体。“假定这里

有一条白色的床单。”那团白色的气体这样对我说。“刚从洗衣店送回来浆得硬挺挺的床单，你懂吗？你只要钻进里面去，也许有点凉，不过一会儿就暖和，而且有太阳的味道噢。”

她的小手碰到我的手背，传来一股香水的香气。她纤柔溜直的头发拂过我的脸颊，我突然吓醒。

“再一下子就要结束了，拜托忍耐一点。”她在我耳根这样说。她胸部的形状明显，白色丝质洋装妥贴合身。

我拿起刀子和叉子，像用T字尺画线似地，慢慢切着肉。每张桌子都十分热闹，每个人都叽叽喳喳地互相交谈着，叉子碰在盘子上的声音混进那些声音里，简直就像地下铁繁忙时段，拥挤的情况一样。

“说真的，我每次参加人家的结婚典礼都觉得好困。”我告白道：“每次、每次都一样。”

“真有这回事？”

“不骗你，‘真的’是这样。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不过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次结婚典礼我不打瞌

睡的。”

她有点傻眼了，喝了一口葡萄酒，拿起几根炸薯条。

“是不是有什么自卑感？”

“没什么迹象可寻哪。”

“一定有自卑感！”

“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我每次都梦见跟一只熊一起冲破玻璃窗走过去呢。”我开玩笑地试着说：“不过其实是企鹅不好，企鹅老让我和白熊吃蚕豆，而且是大得不得了的绿色蚕豆……”

“不要讲话！”她劈头一句。我沉默不语。

“不过我一参加结婚典礼就打瞌睡是真的。有一次打翻了一瓶啤酒，还有一次刀子和叉子一连掉在地上三次。”

“真伤脑筋啊。”她一面把盘子上的肥肉细心拨开，一面这样说：“你自己其实是不想结婚的，对吗？”

“你说所以我就在别人的结婚典礼上打瞌睡？”

“复仇啊。

“潜在的愿望所造成的复仇行为？”

“对”

“那么每次搭地下铁的电车就打瞌睡的人又怎么样？他们难道有当矿工的愿望吗？”

她没有搭腔。我中途放弃了牛排，从口袋掏出香烟，点上火。

“总之。”她停了一下之后说。

“你希望自己永远是个小孩。”

我默默吃完Goose—berrysherbet，再喝热腾腾的ESpresso咖啡。

“还困吗？”

“还有一点。”我回答。

“要不要喝我的咖啡。”

“‘谢谢。

我喝完第二杯咖啡、抽完第二根香烟，打了第三十六次呵欠。打完呵欠抬起头时，桌上白色气体已经消失无踪了。

每次都是这样。

气体消失之后，桌上开始分发一盒盒蛋糕，而我的困意，也不知道被吹散到什么地方去了。自卑感？

“要不要去游泳？”我试着问她。

“现在？”

“太阳还很高啊。”

“好是好，只是没带游泳衣怎么办？”

“酒店的商店就可以买到。”

我们抱着蛋糕盒子，穿过酒店的走廊走向商店，星期天下午，酒店门厅里挤满了参加结婚典礼的客人和家族。

“嗨！你说‘密西西比’这单词真的有四个S吗？”

“我怎么知道！这种事情。”她说。她的头发飘散着美妙的香水气味。

计程车上的吸血鬼

倒楣的事往往接二连三跟着来。

我相信换成你也会这样做。

所谓一般而论，结果就是这么回事。

因此要跟别人好好相处，并不简单。我常常想，如果能像玄关那块踏脚垫一样，躺在那里就能过一辈子，那真是太棒了。

不过玄关踏脚垫的世界也还是有玄关踏脚垫的一般论，大概蛮辛苦的吧？唉呀！管他怎么样。

总之我在交通阻塞的道路上，被关在计程车里动弹不得。秋天的雨打在屋顶啪啪啪啦响。计费表每跳一下，发出的味呼声，就像喇叭枪口射出来的散弹一样，直穿过我的脑浆。

唉呀，完了！

更加上这是我戒烟的第三天，要试想一点快乐的事，都想不起半点。没办法，我只好从女孩子脱衣服的顺序起，其次是手表，叮叮哈哈响的手镯，然后是……

“先生！”突然司机开口道。我好不容易跋涉到衬衫的第一个扣子的时候。“你认为真的有吸血鬼吗？”

“吸血鬼？”我呆呆望着倒后镜里司机的脸。司机也望着倒镜里的我的脸。

“吸血鬼，你是说那个会吸血的……”

“对。你觉得真的存在吗？”

“你是指吸血鬼式的存在，或无形的吸血鬼，或吸血蝙蝠，或妖精，还是真正的吸血鬼？”

“当然是真的。”司机说完，只向前移动了五十公分左右。

“搞不清楚。”我说：“这个我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就伤脑筋了，相不相信总要决定一下啊！”

“不相信。”我说。

“你是说不相信有吸血鬼吗？”

“不相信。”

我从口袋掏出香烟，含一根在嘴上，也不点火，只在嘴唇上打转。

“幽灵呢？你相信吗？”

“幽灵好像有的样子。”

“不能好像什么的样子，你能不能回答Yes或比？”

“YeS。”没办法我只好说：“我相信有。”

“你相信有幽灵存在噢？”

“Yffi”

“但是不相信吸血鬼的存在？”

“不相信。”

“那么幽灵跟吸血鬼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所谓幽灵，也就是对肉体存在的antithese（对照）啊。”我信口开河地说。这我最拿手。

“哦！”

“而所谓吸血鬼，却是以肉体为轴心的价值转换哪。”

“也就是说，你承认antihese，却不承认价值转换，对吗？”

“因为麻烦事一承认，简直就没完没了嘛。”

“先生，你真高明。”

“哈哈，因为大学念了七年才毕业呀。”

司机～面望着前面大排长龙的车队，一面在嘴上含一根细长的烟，用打火机点起火。车里飘来一阵薄荷味道。

“不过，如果真的有吸血鬼，你怎么办？”

“大概很伤脑筋吧？”

“只是这样吗？”

“不行吗？”

“不行啦。所谓信念，应该是更崇高的事。如果你相信有山，就是有山。如果你相信没有山，就是没有山。”

听起来好像是那首（Lblllov an）的老歌似的。

“是这样吗？”

“是这样啊。”

我嘴上还含着那根没点火的香烟，叹了一口气。

“那你相信吸血鬼的存在步？”

“相信。”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因为相信哪。”

“有证据吗？”

“信念跟证据毫不相干。”

“说的也是。”

我索性再回去想女孩子衬衫的钮扣。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不过证据倒是有噢。”司机说。

“真的？”

“真的。”

“怎么说？”

“因为我就是吸血鬼呀！”

片刻之间我们都安静下来。车子从刚才到现在才前进不到五公尺。雨还照旧啪啪啪啪地下

着。计费表已经超过一千五百元。

“对不起，打火机借一下好吗？”

“没问题。”

我用司机递过来的白色Paher打火机点上烟，让停了三天的尼古丁，再送进肺里去。

“车子塞得好厉害噢。”同机说道。

“就是嘛，”我说：“不过，刚才你说吸血鬼

.....

“噢”

“你真的是吸血鬼吗？”

“是啊。说谎也没什么好处啊。”

“那，我是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当起吸血鬼的？”

“已经有九年了吧。正好从慕尼黑奥运会那年开始。”

“‘时光请留步，你真美丽。’”

“对，对，就是这年。”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好吗？”

“请便！请便！”

“你为什么要当司机？”

“因为不想被吸血鬼这概念绑住，披着大斗篷、坐着马车、住在城堡里，这样不好。我也照样缴税、照样做印鉴登记哟。什么的士高、打电子游戏机，我都来。你觉得奇怪吗？”

“不，没什么奇怪呀。可是，有点搞不清楚。”

“先生，你不相信吗？”

“什么？”

“我是吸血鬼……你不相信，对吗？”

“当然相信哪。”我赶快说：“相信有山，就有山。”

“嗯，这还差不多。”

“那，你常常要吸血噢？”

“这个嘛，既然是吸血鬼，当然要哇。”

“可是，血也有味道好的跟不好的吧？”

“那当然。像先生你的就不行，香烟抽太多了。”

“我戒了几天烟呢，到底还是不行啊。”

“假如要吸血的话，说什么还是女孩子的好。吸起来好舒服。”

“我好像可以了解。那么，女明星又是什么感觉？味道怎么样？”

“岸本加世子，那味道真好！真行寺君技也不错嘛。不敢领教的是桃井黄。差不多就这样。”

“希望你吸得称心如意啊。”

“但愿如此。”

十五分钟后我们分道扬镳。我打开房门，开了灯，从冰箱拿出啤酒来喝。然后打电话给刚才阴错阳差没见面的女朋友。听她一讲，原来阴错阳差也有阴错阳差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这么回事。

“我跟你讲噢，你最近最好暂时不要搭练马区车牌号码的黑色计程车。”

“为什么？”她问。

“因为有司机是吸血鬼。”

“真的吗？”“真的。”“你在替我担心？”“那当然。”“练马区车牌号码的赤色计程车吗？”

“对”“谢谢。”“不客气。”“’晚安。”“晚安。”

1963 / 1982 年的伊帕内玛姑娘

苗条的身段晒黑的肌肤
年轻又漂亮的伊帕内玛姑娘
向前走着
踏着森巴的舞步
冷冷地摇着
柔柔地摆着
想说我喜欢她
想献上我的心
她却没注意我
只顾望着那大海出神

1963年，伊帕内玛姑娘就这样望着大海出神。而现在，1982年的伊帕内玛姑娘，依然同样地望着大海出神。她自从那时候以来一直没有变老。她被封闭在印象之中，静静地飘浮在时光

之海里。如果她会变老的话，现在应该也将近四十了。当然也有可能不是这样，不过她应该已经不再苗条、也不再晒得那么黑吧？她已经有三个孩子，肌肤也多少被阳光晒伤了。也许还勉强算漂亮，却不比二十年前年轻了吧。

但是唱片中的她，当然不会老。在史坦盖茨（Stan Getz）吹的天鹅绒般的次中音色土风里，她永远是十八岁，又冷又温柔的伊帕内玛姑娘。我把唱片放在唱盘上，唱针一接触，她的姿态立刻出现了。

“想说我喜欢她想献上我的心……”

每次我一听这首曲子，就会想起高中学校的走廊。暗暗的、有点潮湿的高中的走廊。天花板报高，走在水泥地上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回音。北侧有几扇窗，但是因为紧靠着山，所以走廊永远是暗的。而且大都静悄悄的。至少在我的记忆里，走廊大都是静悄悄的。

为什么每次听到“伊帕内场姑娘”就会想起高中的走廊，我也不清楚，简直没有一点脉络可寻。到底1963年的伊帕内玛姑娘，在我意识的

深井里，投下了什么样的小石头呢？

一提起高中的走廊，又使我想起综合沙拉。生菜、番茄。小青瓜、青辣椒、芦笋、切成圆圈圈洋葱，还有粉红色的千岛沙拉酱。当然高中走廊尽头并没有生菜沙拉的专门店。高中走廊的尽头有一道门，门外是一个不太起眼的二十五公尺的游泳池。

为什么高中走廊会使我想起综合沙律呢？这也一样无脉络可寻。

综合沙律，让我想起从前认识的一个女孩子。

不过这联想倒是十分有道理，因为她每次都只吃生菜沙拉。

“你的、咯啦咯啦、英语报告、咯啦咯啦、写完没？”

“咯啦咯啦、还没有、咯啦咯啦、还剩下、哈啦咯啦咯啦。

一点点。

因为我蛮喜欢吃青菜的，因此只要跟她见面，就那样老是吃着青菜。她是一个所谓信念型

的人，她绝对相信只要均衡地摄取青菜，其他一切都会顺利。人类如果继续吃青菜，世界就永远和平美丽、健康而充满爱心。就好像“草莓白书”（Strawberry Whiteap.）似地。

“从前、从前，”一个哲学家这样写道：“有一个时代，物质和记忆被形而上学的深渊所隔开。”1963 / 1982年的伊帕内玛姑娘无声地继续走在形而上学的热沙滩上。非常长的沙滩，而白色的浪花和缓地翻着，几乎没有风，水平线上什么也看不见。有海浪的气味，太阳非常热。我躺在海滩太阳伞下，从冰箱拿出罐头啤酒，拉开盖子。不知道已经喝了几罐？五罐？六罐？唉呀！算了。反正马上就会化成汗流出来的。她还继续走着，她被晒黑的修长的身上，紧紧贴着原色的比基尼。

“嗨！”我开口招呼。

“你好。”她说。

“要不要喝一点啤酒？”我试着邀她。

“好哇。”她说。

于是我们躺在沙滩太阳伞下一起喝啤酒。

“嗯-”我说：“1963年我确实看过你哟。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间赠。”

“那不是很久以前了吗？”

“对呀。”

她一口气喝掉半罐啤酒，然后望着罐头开口的洞。

“不过或许真的见过。你说1963年对吗？噢-1963年……

嗯，可能见过。’

“你的年龄不会增加，对吗？”

“因为我是形而上学的女孩呀。”

“那时候你根本就没注意我，老是一直望着海。”

“很可能噢。”她说，然后笑笑：“嗨，再来一罐啤酒好吗？”

“好哇。”我说，我把罐头盖子拔掉。“从那以后一直在沙滩上走吗？”

“是啊。”

“脚底不热吗？”

“没问题。因为我的脚底长得非常形而上学，你要不要看一看？”

“嗯”

她把苗条的腿伸直，让我看她的脚底。那确实是美妙的形而上学的脚底。我在那上面用手指轻轻摸一下，既不热、也不冷。摸到她的脚底时，传来一阵轻微的海浪声，连那海浪声，都非常形而上学。

她和我什么也没说，只喝着啤酒。太阳一动也不动，连时间都停止了，简直像被吸进镜子里去了似的。

“我每次想到你，就想起高中学校的走廊。”我说。“不晓得为什么？”

“因为人的本质是复合性的啊。”她说：“人类科学的对象不在于客体，而在于身体内部的主体。”

“哦！”我说。

“总之好好活吧！活着、活着、活着，如此而已。我只不过是，拥有形而上学脚底的女孩而

已。”

然后1963 / 1982年的伊帕内玛姑娘，拍拍屁股上放着的沙，站了起来。“谢谢你的啤酒。”

“不客气。”

偶尔，我会在地下铁的车厢里遇见她。她总是送我一个上次谢谢你的啤酒式的微笑。自从那次以后，我们没有再交谈过，虽然如此，却觉得内心某个地方是相连的。至于什么地方是相连的，我也不清楚。一定在某个遥远的世界一个奇妙的场所有那么一个结存在吧？而那个结又在另外某个地方和高中的走廊、或综合沙律、或素食主义者的“草莓白书”的女孩子互相联系着吧。这样一想，很多事情，很多东西都渐渐令人怀念起来。一定在某个地方，我和我自己也有一个互相联系的结存在。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在遥远的世界一个奇妙的场所遇见我自己。而且，希望那最好是一个温暖的场所，如果那里也有几罐冰啤酒的话，那就更没话说了。在那里我就是我自己，我自己就是我。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种类的间隙。一定在某个地方有这样一个奇妙的场所。

1963 / 1982年的伊帕内玛姑娘，如今依然继续走在灼热的沙滩上，直到最后一张唱片磨平为止，她会永远不停地继续走着。

5 月的海岸线

朋友寄来一封信和结婚喜帖，把我引到古老的地方。

我请了两天假，预订了酒店的房间。忽然觉得好像身体的一半都变透明了似的，好不可思议。

晴朗的五月早晨，我把身边的日用品塞进旅行袋，搭上新干线。坐在窗边的位置，翻开书，然后会上，喝干了罐装啤酒，稍微睡了一下，然后干脆眺望窗外的风景。

新干线的窗户映出来的风景总是一样。那是强迫切开的，没有脉络可寻而一直线排开的干巴巴的风景。简直就像大量兴建来销售的住宅墙上挂的画框里的画一样，那种风景令人觉得厌烦。

一切都和十二年前一样。什么都没有改变。透过强化玻璃的五月阳光，于巴巴的火腿三文治的味道，和好像很无聊地看着经济新闻的邻座年轻业务员的侧面也一样。报纸的标题正告知着欧洲共同体可能在几个月内开始强硬限制日货进口。

十二年前，我在那个“街”上拥有一个女朋友。大学一放假时，我就把行李塞进旅行袋，搭早晨第一班新干线。坐在窗边的座位，读著书，望着风景，吃吃火腿三文治，喝喝啤酒。每次都在中午以前到达“街”。太阳还没完全升上天空在上方，“街”的每个角落还留有早晨的骚动尾声。我抱着旅行袋走进咖啡店，喝了早餐优待的咖啡，再打电话给她。

那个时刻“街”的姿态，我没来由地喜欢。晨光、咖啡香、人们困倦的眼睛，还没污染损伤的一天……

有海的气息。轻微的海的气息。

当然不是真的有海的气味。只是忽然有这种感觉而已。

我把领带重新打好，从架子上拿下旅行袋，走下列车。然后深深吸一口气，把真正的海的香气吸进胸中。反射性地有几个

电话号码浮上我的脑海。一九六八年的少女们……光是试着把这些数字重新排出来一次，就觉得好像能够再度见到她们似的。

也许我们可以在以前常去的餐厅隔着小桌子，再一次面对面谈话也说不定。桌上铺着方格布的桌布，窗边摆着天竺葵的盆栽。从窗外射进来悠闲的、宗教性的光线。

“嗨，好多年不见了啊。对了，已经有十年了噢。时间真是一转眼就过去了。”

不，不对，不是这样。

“最后一次跟你见面以来，才过了十年而已呀，但总觉得好像已经过了一百年似的呢。”

不管怎么说都实在很呆。

“经历了好多事情噢。”我可能会这样说。因为确实经历过很多事情。

她在五年前结了婚，有了孩子，丈夫在广告公司上班，抱着三个贷款……也许会谈到这些

事。

“现在几点了？”她问。

“三点二十分。”我回答。

三点二十分。时间就像古老新闻影片的转盘一样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继续转着。

我在车站前招了计程车，告诉他酒店的名字。然后点起香烟，让头脑重新恢复空白。

结果我谁也不想见，我在酒店前面下了计程车，一面走在早晨空荡荡的道路上一面这样想。路上飘散着烤奶油的香味、新茶的香味，和洒在柏油路面的水的气味，刚开门的唱片行门口播放着最新流行的热门歌曲。这些气味和声音，好像和意识的淡影擦身相遇似的逐渐渗透进身体里。好像有人在邀约我似的。

喂，在这里，来呀。是我啊，不记得吗？有一个最适合你的好地方。一起来吧。我想你一定会喜欢。

也许我不会喜欢那样的地方吧。我想，首先，你的脸都记不得了啊。

不均匀的空气。

从前没发现，街上有一种不均匀的空气流动着。每走十公尺空气的浓度就不一样。重力、光线、温度都不一样。光光滑滑的步道上的脚步声都不一样。连时间，都像精疲力尽的打击声一样不均匀。

我走进一家男装店，买了一双运动鞋和运动衫放进纸袋里。总之想换一下衣服。先喝一杯热咖啡、换上新衣服，其他的一切再说吧。

进了酒店的房间，冲一个热水澡，躺在床上抽了三根万宝路之后，打开玻璃纸袋穿上新的运动衫。拿出勉强塞进旅行袋的牛仔裤，绑上新运动鞋的带子。

为了让脚适应新鞋子，在房间地毯上来回走了几次之后，身体才逐渐开始习惯这个街。三十分钟以前所感觉到的无处发泄的焦躁，现在也减淡了几分。

穿着鞋子躺在床上呆呆望着天花板时，又一次闻到海的气息。比以前更清楚的气息。越过海面而来的潮风。残留在岩石缝隙的海岸、潮湿的

沙子……这一切混合在一起的“海岸”的气息。

一小时后当我让计程车停在海岸时，海消失了。

不，要正确表现的话，应该说是海被推到几公里外的那边去了。

只有古老的防波堤遗迹，还像是沿着过去的海岸道路留下的某种纪念品似的。已经没有任何用处的，老旧的矮墙。在另外一侧的不是波涛起伏的海岸，而是铺了水泥的广大荒野。而且那荒野上几十栋高层公寓大厦，简直像巨大的墓碑一般一望无际地排列耸立着。

令人想起初夏的阳光，普照着大地。

“这些盖好已经三年了。”中年计程车司机告诉我。“从填海整地开始算大约已经七年了。把山砍掉，用输送带把土运来填海哟。然后把山当做别墅住宅用地，海则盖起公寓大厦。你不知道吗？”

“已经有十年没回来。”

司机点点头。“这里已经完全改变了，再过去一点可以开到新的海岸边，要不要去？”

“不，这里就行了，谢谢。”

他把计费表压下，接过我掏出的零钱。

走在海岸道路，脸上稍微渗着汗。在路上走了五分钟左右，然后登上防波堤，开始走在宽约五十公分的水泥墙上。新运动鞋的胶底发出声音。在被遗弃的防波堤上，我和几个小孩擦身而过。

十二点三十分。

安静得可怕。

唉，已经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了，一到夏天我每天都在这海里游泳呢。光穿着一条游泳裤，就从家里的庭院赤脚走到海岸来哟。被太阳晒过的柏油路烫得不得了，一面跳着一面走。有时会下一阵午后阵雨，被烧热的柏油路面吸进去的雨水发出的气味，我喜欢得不得了。

回到家，井里泡凉着西瓜。当然也有冰箱，但没有比井里泡凉的西瓜更美味的东西了。到浴室泡个澡把身上的盐分冲掉之后，坐在穿廊啃西瓜。只有一次西瓜从吊绳滑脱，没办法捞起来，好几个月一直浮在井里。每次汲水时，桶子里就

有西瓜的碎片呢。那确实是王贞治在甲子国球场成为优胜投手的那个夏天。而且那是个非常深的井，怎么探头看都只能看到圆圆的黑暗而已。

长大一点之后（那时候海已经被污染了，于是我们就到山上的游泳池去游泳），下起午后阵雨时，就带着狗（我们养过狗，是很大的白色狗）到海岸道路去散步。在沙滩上把狗放掉，正在发呆时就会遇见班上的几个女生。运气好的时候，还可以和她们聊上一个钟头直到四周都变暗为止。穿着长裙，头发散发着洗发水的香味，开始明显起来的胸部包在小而硬的胸围里面的一九六三年的女孩子们。她们在我身边坐下来，继续谈着充满微小的谜的话语。她们喜欢的东西、讨厌的东西、班上的事情。街上的事情、世界的事情……安东尼柏金斯（Anthony Perkins）。葛雷哥莱毕克（Grmp Peck）、皮礼上利（Elvis Presley）的新电影，还有尼尔塞达卡（Neil Sed全的的（Br自主iflg up is hard toM。

每年海岸上都会有几次尸体被冲上来。大都是自杀的人。他们从什么地方跳海谁也不知道。穿着没有名字的洋装。口袋里什么也没有（或者被海浪冲掉了）的自杀者。只有在报纸的地方版会登出一则小报道而已。身分不详、女性、二十岁左右（推测）。肺里吸满了海水，露出被水泡得胀起来的肌肤的年轻女子

好像迷失在时光之流里的遗失物一般，死缓慢地被海浪运过来，某一天被冲上安静住宅区的海岸。

其中的一个是我的朋友。很久以前，六岁左右的事情。他被骤然的豪雨洪水吞进河里死掉了。春天的下午，他的尸体随着浊流被一口气冲到海里，然后三天后才随着流水一起被冲上海岸来。

死的气味。

六岁少年的尸体在高热的炉里燃烧的气味。

四月阴沉的天空下火葬场的烟囱高高耸立着，并冒着灰色的烟。

存在的消灭。

脚开始病起来。

我脱掉运动鞋，脱下袜子，赤脚继续走在防波堤上。在四周静悄悄的午后阳光下，附近中学的铃声响起。

高层住宅群在眼前延续不断。简直就像巨大的火葬场一样。没有人的影子、没有生活的气息。平坦的道路上只有偶尔有汽车通过而已。

我预言。

五月的太阳下，我双手握着运动鞋，一面走在古老的防波堤上一面预言。“你们终将崩溃消失”。

天会崩溃消失。移山、填海、理井，你们在死者的灵魂上建立起来的到底是什么？不过只是水泥和杂草和火葬场的烟囱而已，不是吗？

前方看得见河J! D的流水了，堤波防和高层住宅就到此为止。我走下河滩，把脚泡进清澈的流水中。令人怀念的清涼。即使在海开始污浊的时代，河川的水还一直是清澈的。从山上经过沙地的河床一直线流下来的水。为了防止流沙而

设有几段瀑布的这条河，几乎连鱼也住不了。

我沿着浅浅的河流，走向终于看得见海浪的沙滩。海浪的声音，海潮的气味，海岛，海面停泊着货船的影子……两肋被新生地夹住的海岸线在那里微微喘着气。光滑的古老堤防的壁上，有用石头画的，有用喷漆喷的无数涂鸦。

那些大多是谁的名字。男的名字，女的名字，男的和女的名字，还有日期。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一九七一年的八月十四日我在做什么呢？）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日。（一九七六年是奥林匹克和美国总统大选年。满地可？福特？）

三月十二日。（没有年号的三月十二日。喂，我已经过了三十一一次三月十二日了啊。）或者信息。

“……跟谁都睡觉。”（应该把电话号码也写下的。）

“WLL YOU NEED IS LOVE”（天蓝色喷漆）

我在河滩坐下背靠着堤防，几个小时一直望着静悄悄被留下的宽度只有五十公尺左右的狭小海岸线。除了平稳得甚至有些奇怪的五月海浪声之外没有任何声音。

太阳越过中空，我一面望着堤防的影子往河面横切过去一面想睡一觉。然后在逐渐淡化的意识中，忽然想道：醒过来时，我到底会在什么地方呢？

醒来的时候，我……

没落的王国

没落的王国背后，有一条清澈的小河流过。河水非常清澈，里面住着许多鱼，也生有水草之类，鱼就吃这个过活。鱼儿认为王国是否没落，跟他们没什么关系。那倒也是。对鱼来说，是王国或共和国，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既不投票，也不必纳税。

“这档子事，跟咱们没关系。”他们这样想。

我在小河里洗脚，小河的水好冷，脚伸进去一下子就冻红了。从小河这边可以看见没落王国的城墙和尖塔。尖塔上还立着二色旗，迎着风啪啦啪啦地飘扑，走过河边的人，都抬头看那旗子，然后这样说：

“你瞧！那就是没落王国的国旗呢。”

姓Q是我的朋友-或者曾经是。这么说是因为姓Q的跟我，这十年来，彼此没做过任何一件像朋友的事。因此到如今，我想还是用曾经是朋友，这种过去式来说，比较正确。总而言之，我们曾经是朋友。

我每次要向别人说明姓Q的这个人的时候，总会被一种绝望的无力感所侵袭。虽然我本来就不是一个擅长说明事情的人，把这一点也算进去的话，要说明姓Q的这个人，就更加是一件特殊的作业，顶难的差事了。而每次做这个尝试的时候，我就会被深深的深深的深深的绝望感所侵袭。

简单地试试看吧。

姓Q的跟我是同年，却比我长得英俊潇洒570倍，个性又好，又不会向别人炫耀，也不骄傲。就算有人因为某种原因失败了，带给他麻烦，他也绝不生气。“没办法啊，彼此彼此嘛。”他说。不过一次也没听说他带给别人麻烦过。加上教养又好，父亲在四国的某个地方当医生，因此经常有相当多的零用钱，却并不因此而奢侈浪

费，经常都清清爽爽的，服装的品味也非常高。

此外还是个运动健将。高中时代在网球队还参加过校际杯比赛。对游泳有兴趣。每星期要上游泳池两次。政治方面属于温和的自由主义派。成绩也-即使称不上出类拔萃-也还算优良。几乎从来不为考试开夜车，不过却没有fails过任何一个学分，因为上课时都很认真听课。

钢琴弹得相当好，有很多比尔艾汉斯（Bill EVanS）或莫扎特的唱片。小说方面喜欢巴尔扎克（Honors de Balzac）或莫伯桑（Guy de Mpet）之类的法国作品，大江健三郎的也偶尔读读，而且能做非常确实的评论。

当然对女孩子也相当有吸引力-没有理由不受欢迎。不过也并不“到处留情”。他有一个相当端庄美丽的女朋友，是某个女子大学气质高雅的二年级学生，每星期天约会。

好了好了。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大学时代的姓Q的。虽然好像有什么地方说漏了似的，不过反正没什么重要。总而言之，姓Q的是个没缺点的人物。

姓Q的那时候住在我隔壁的房间。就在借借盐，借沙律酱之中，我们建立起了交情。不久之后就常常互相到彼此的房间，听听唱片，一起喝喝啤酒。我跟我的女朋友，和他跟他的女朋友，也曾经四个人一起开车到镜仓玩过，我们很合得来。大四那年夏天，我搬出公寓，于是我们就分手了。

我再见姓Q的，是那以后的十年左右。我正在赤坂附近的酒店游泳池旁看着书，而姓Q的正在我旁边的躺椅上坐着。姓Q的旁边坐着一位非常漂亮，身穿比坚尼，玉腿修长的女孩子，她是跟姓Q的一起的。

我立刻就知道他是姓Q的，姓Q的还是依然那么英俊潇洒，三十出头的现在，看来更增添了几分从前所没有的某种类似威严的东西。年轻女孩子们走过的时候，都忍不住要多瞄他一眼。

他没注意到我，本来我的脸就算是比较平凡的，何况还带着太阳眼镜。我迟疑了一下，结果还是决定不打招呼。因为姓Q的正跟旁边的女孩子讲得正热烈，我觉得打搅他们不大好。何况我

跟姓Q的之间几乎没什么共通的话题，像我以前借过盐给你噢！我向你借过沙律酱，这种程度的话题也拖不了多少时间。因此我只顾默默地继续看书。

因为游泳池非常安静，因此姓Q的和那女孩子的谈话，难免全传进我耳朵里来。听起来事态相当不简单，我干脆放弃看书，专心洗耳恭听他们两个人的对话。

“可是我讨厌这样嘛，我不是开玩笑。”长腿女孩说。

“不，所以嘛，你的意思我很了解。”姓Q的说：“可是啊，我也希望你了解我说的，不是我愿意这样做，这不是我决定的，是上面的人决定的。我只不过转达上面决定的事情而已呀，所以请你不要用这种眼光看我好吗？”

“哼！谁知道。”女的说。

姓Q的叹了一口气。

两个人说不完的活简单归纳起来-当然相当多地方是以我的想象补充的这样子的。也就是说姓Q的是在电视公司之类的地方当导演之类的，

女方正好是有名的歌星或女演员，而女方有了某方面的纠纷或丑闻-或者只是单纯的过气了而已-节目被取消了。而作为现场直接负责人的姓Q的就被授命完成转达的任务。因为我对演艺圈的事不甚了解，因此摸不清楚其中微妙的语意，不过大致的意思，我想八九不离十。

以我所听到的范围来说，姓Q的确实是诚恳地尽了他的职责。

“我们没有客户支持就做不下去呀。”姓Q的说：“你也是在这一行混饭吃的，这种事情你应该很清楚嘛。”

“那你是说你一点责任和发言权都没有罗？”

“虽然不是完全没有，不过也非常有限哪。”

接下来有好一阵子，两个人依然继续那没有出口的对话。女的想知道男的为了保护自己，做了多少程度的努力。他说：我拼命帮你说了。可是没有证据，女的不相信。我也不太相信。姓Q的愈是想诚实地说明，不诚实的空气就愈像雾一样飘溢在四周。可是那也不是姓Q的责任，谁也没有责任，因此两个人的谈话就找不到出口。

女的好像到现在为止一直都很喜欢姓Q的似的，一直到这次的事情发生以前，两个人一定感情不错吧？所以女的才更生气吧？不过最后女的终于放弃了。

“我知道了。”女的说：“算了！去买可乐吧。”

姓Q的听到这句话，好像松了一口气似的，站起来走向商店去，女的戴上太阳眼镜，一直盯着前面发呆，我则盯著书上的同一行看了好几遍好几遍。

姓Q的终于两手拿着装满可乐的大纸杯走回来。然后递一杯给女的，就在躺椅上坐下来。

“不要想得那么严重嘛。”姓Q的说：“下次一定还有……，”

这时候，女的手上拿着的可乐纸杯，往姓Q的脸上狠狠地丢过去。杯子在姓Q的脸上打个正着，L号大杯的可口可乐的三分之二，都没在姓Q的身上，剩下来的三分之一则溅到我这边来。然后女的一句话也没说，站了起来，先把游泳衣的屁股部分往下拉一点，就头也不回地，大

摇大摆走开了，我和姓Q的都呆了大约十五秒钟，周围的人也都吓了一跳似的盯着我们。

首先清醒过来的是姓Q的，他向我说了一声对不起，把毛巾递过来。我说我要去洗个澡回绝了他。姓Q的有点困惑地把毛巾收回去，擦擦自己的身体。

“让我赔你这本书。”他说。书确实已经湿漉漉的，不过那只不过是一本便宜的袖珍本，而且也不怎么好看，有人把可乐泼过来让我不必看下去，还要感谢他呢。我这样说完，他才安然微笑起来，跟以前差不多的，令人舒服的一张笑脸。

接下来他马上准备离开，临走又谢了我一次。可是他到底到最后都没想起我来。

我把这篇文章的题目，定为（没落的王国），是因为正好从那天的晚报上，看到有关非洲有个没落王国的消息。那篇报道说“一个强大的王国褪色的时候，比二流共和国崩溃的时候，还要感伤”。

32岁的DAY TRIPPER

我三十二岁，而她十八岁……一想到这里，就觉得一切都很烦。

我才三十二岁，她已经十八岁……这样倒还好。

我们是不错的朋友，不比这多，也不比这少。我已经有太太，而她的男朋友至少也有六个。她在平常weekday里跟六个男朋友约会，每个月只有一个星期天跟我约会。其他的星期天她在家里看电视，在看电视时的她就像海象一样可爱。

她生于一九六三年，那年甘乃迪总统被枪杀，而我则第一次和女孩子约会。流行的曲子好像是CiRiRichard的（SulnMrHoidcy } gB?

其实是不是都无所谓。

总之她生在那样的年份。

跟那种年份出生的女孩子约会，那时候是想都没想到过。到现在还一直觉得不可思议，就像跑到月球背面去抽烟一样的感觉。

年轻女孩子很无聊，这是我们这些伙伴们的一致见解。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有人跟年轻女孩

子约会。那么他们是否终于找到不无聊的女孩子了？不，没这回事。简单地说，是她们的无聊吸引了他们，他们一面把满满一桶无聊之水从自己头上淋下来，一面让女孩子一滴水也没沾上，他们极纯粹地对这种麻烦的游戏乐在其中。

至少我是这样想。

醒来的时候，我……

3 2 岁的DAY TRIPPER

我三十二岁，而她十八岁……一想到这里，就觉得一切都很烦。

我才三十二岁，她已经十八岁……这样倒还好。

我们是不错的朋友，不比这多，也不比这少。我已经有太太，而她的男朋友至少也有六个。她在平常weekday里跟六个男朋友约会，每个月只有一个星期天跟我约会。其他的星期天她在家里看电视，在看电视时的她就像海象一样可爱。

她生于一九六三年，那年甘乃迪总统被枪杀，而我则第一次和女孩子约会。流行的曲子好像是Ci和Richard的（SulnmrHoidcyg）？

其实是不是都无所谓。

总之她生在那样的年份。

跟那种年份出生的女孩子约会，那时候是想都没想到过。到现在还一直觉得不可思议，就像跑到月球背面去抽烟一样的感觉。

年轻女孩子很无聊，这是我们这些伙伴们的一致见解。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有人跟年轻女孩子约会。那么他们是否终于找到不无聊的女孩子了？不，没这回事。简单地说，是她们的无聊吸引了他们，他们一面把满满一桶无聊之水从自己头上淋下来，一面让女孩子一滴水也没沾上，他们极纯粹地对这种麻烦的游戏乐在其中。

至少我是这样想。

事实上，年轻女孩子们里面，十个有九个是无聊的化身。不过，当然她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她们年轻、漂亮，又充满了好奇心，她们觉得无聊是和自己无缘的存在。

唉呀，总算过去了。

我可不是在责备年轻女孩子，也并不讨厌她们，而且我还蛮喜欢她们的。她们使我想起，我

还是个无聊青年时的事。这怎么说呢，可以说是一件极为美妙的一件事。

“你想不想再回到十八岁一次？”她问我。

“不。”我回答：“我可不想回去。”

她好像不太能理解我的答案似的。

“你说不想回去……真的吗？”

“那当然。”

“为什么？”

“因为现在这样子很好啊。”

她把手放在桌上托着下巴沉思起来，一面沉思一面用茶匙在咖啡杯里咋呼咋呼地绕着。

“我才不相信。”

“你最好是相信。”

“不过年轻不是比较美妙吗？”

“大概吧。”

“那你为什么说现在这样比较好？”

“因为一次已经足够了。”

“我可还不够哪。”

“因为你才十八岁呀。”

“是吗？”

我向女侍应生点了第二瓶啤酒。外面下着雨，从窗里看得见横滨港口。

“那，你十八岁的时候在想什么？”

“跟女孩子睡觉的事。”

“其他呢？”

“没有了。”

她咯咯咯地笑着，然后喝一口咖啡。

“那，进行顺利吗？”

“有时候顺利，有时候不顺利，当然是不顺利的时候比较多啊。”

“大概跟几个女孩子睡过觉？”

“没去算哪。”

“真的？”

“不想去算。”

“如果我是男孩子的话，一定会算的，因为那不是很快活吗？”

再过一次十八岁倒也不坏啊，也曾经这样想过。可是一想到假如能回到十八岁的话，第一件事要做什么呢？我已经一件也想不起来了。

或许我会想和三十二岁而且具有魅力的女人约会也说不定呢？这倒是不坏。

“你有没有想过再度回到十八岁？”我这样问她。

“这个嘛。”她微微一笑然后装出略作考虑的样子。“大概没有吧。”

“真的吗？”

“咽”

“我不太懂。”我说：“大家都说年轻是一件美妙的事啊。”

“对呀，是一件美妙的事啊。”

“那你为什么不想再来一次呢？”

“等你年纪大了自然也会懂的。”

不过我终于也三十二岁了，只要一星期懒得跑步，肚子的赘肉就明显地凸出来。这种状况之下，已经回不了十八岁了，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早晨跑步完毕，喝一罐果菜汁，再躺在椅子上，放披头四的（Day TriPPER）来听。

“°C-yTrmp-

一听到那首曲子，就觉得好像坐在火车的座位上似的。电线杆、车站、隧道、铁桥、牛、马、烟囱和垃圾，都——飞快地向后闪过而消失。到那里，风景都没什么太大的变化。虽然从前曾经认为是相当美妙的景色。

只是坐在旁边位子上的人经常更换，那时候坐在我旁边的是十八岁的女孩子。我坐窗子边，她坐靠走道的一边。

“要不要我跟你换位子？”我说。

“谢谢。”她说：“你真亲切。”

并不是亲切，我苦笑着。只不过我比你更习惯于无聊罢了。

电线杆也已经数腻了。

三十二岁的-

Day TriPPER。

醒来的时候，我.....

唐古利烧饼的盛衰

闹闹地望着早晨的报纸，无意间发现角落里登着一则广告“名果唐古利烧饼公司寻求新产品，说明大会”。到底什么叫做唐古利烧饼，实在搞不清楚，不过既然是名果，大概是一种点心里吧，我对点心倒是颇挑剔的。而且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因此就决定到那什么“说明大会”去露个脸。

说明大会在酒店的大厅举行，还准备了茶点招待，点心当然就是那唐古利烧饼了。我拿了一个尝尝，味道并不怎么样，甜得有点腻，皮也太厚。我真不以为现在的年轻人会喜欢吃这种东西。

但是来参加说明会的，竟然都是跟我差不多，或者更年轻的。我领到一张952号的牌子，

不过后来又来了百来个人，因此总共也有一千多人来参加这说明会，真不得了啊。

坐在旁边是一个二十岁左右，带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女孩子。不算漂亮不过看起来脾气还不错的样子。

“请问你以前有没有吃过唐古利烧饼？”我试着问看看。

“那还用问吗？”女孩子说：“这很有名哦。”

“可是味道有那么……”我正要说话时，她就跟了我的脚一下。周围的人也嫌烦地瞄瞄我，气氛十分尴尬，不过我依然以“熊宝宝”般无邪的眼光回望他们。

“你这个人真傻。”过一会儿，女孩子悄悄对我耳语道：“到这种地方来居然还说唐古利烧饼的坏话，让唐古利乌鸦述到了，你就别想活着回去了。”

“唐古利乌鸦？”我吓了一跳喊道：“什么叫唐古利乌鸦……”

“嘘-”女孩子说，说明会开始了。

说明会先由“唐古利制果公司”的董事长讲唐古利烧饼的历史。所谓平安时代有某某人，因为某种原因，做成了唐古利烧饼的原型之类真假不明的故事，还说古今和歌集里也有关于唐古利烧饼的和歌记载等等。听起来觉得真好笑，不过周围的人都一本正经地认真听，而且唐古利乌鸦也怪可怕的，因此我没敢笑出来。

董事长的话讲了整整一小时，非常无聊。他所要讲的简单归纳起来，不外只是“唐古利烧饼是有传统的糕饼”这一件事，那只要一行字就可以解决的。

然后总经理出来，说明为什么要征求唐古利烧饼新产品。因为以具有悠久历史的国民名点自豪的唐古利烧饼来说，必须因应各朝代的变化，加入新血液，在辩证法上不得不继续求发展，这种说法听起来相当冠冕堂皇。其实简单说就是唐古利烧饼的味道已经落伍，销售额也已下降，因此需要年轻人的创意。如果这样的话，坦白说不就得了吗？

回去的时候领了一份应做办法简章。也就是以唐古利烧饼为基础，一个月后做好创新的糕饼带来，奖金是二百万元。有了两百万元，就可以跟女朋友结婚，搬进新的公寓住了，因此我决定试做一下新的唐古利烧饼。

正如刚才说过的，我对点心有一点挑剔。豆沙馅、奶油馅或烧饼皮儿，要怎么做就能怎么做的。一个月里要做出一种新的，合现代口味的唐古利烧饼还算简单。我在截止日期做了两打新唐古利烧饼，带去唐古利制果公司报名。

“看起来蛮好吃的样子啊。”接待处的女孩子说。

“是很好吃啊。”我说。

过了一个月之后，唐古利制果公司打电话来要我第二天到公司去。我打了领带到唐古利制果公司，在接待室和总经理面谈。

“你应征的新唐古利烧饼在我们公司内部颇受好评。”总经理说。“其中，噢-尤其以年轻阶层的评语最好。”

“那真谢谢。”我说。

“可是另一方面，嗯-年纪大一点的，也有人说这不能算是唐古利烧饼。哎，掉进所谓甲论乙驳的状况吧！”

“噢。”我说。完全摸不透他到底想说什么。

“所以，干部会议决定，在这时候，只好请教唐古利乌鸦的高见了。”

“唐古利乌鸦对我说：“唐古利乌鸦到底是什么呢？”

总经理满脸疑惑地望着我。

“你不知道唐古利乌鸦，就来应征这比赛呀？”

“对不起，我太孤陋寡闻了。”

“真伤脑筋哪。”总经理说着摇摇头：“连唐古利乌鸦都不知道的话……哟！算了，没关系，请跟我来吧。”

我跟他后面走出房间，穿过走廊，搭电梯上六楼，然后又穿过一道走廊，走廊尽头有一扇大铁门。按了门铃之后，走出一个体格魁梧的守卫来，确认对方是总经理之后把门打开，警戒蛮

森严的。

“唐古利乌鸦在这里面。”总经理说：“所谓唐古利乌鸦是一种特殊的鸦族，自古就只吃唐古利烧饼为生……”

除此之外不必再多加说明了。房里有上百只乌鸦，在高达五公尺左右的空旷似仓库的房里，架有几根横木棒，唐古利乌鸦就在上面一排排密密麻麻地栖息着，唐古利乌鸦比一般乌鸦大得多。大的身长大约有一公尺，小的也有六十公分左右。仔细一看，他们竟然没长眼睛。应该有眼睛的地方，只粘着白色的脂肪球而已，然而身体却浮肿得像要胀破了似的。

唐古利乌鸦一听见我们进去的声音，就开始一面啪啪啪啪地扑着翅膀，一面齐声联叫起来。起初听来觉得只不过是乱哄哄的声音，耳朵渐渐习惯了以后，才知道他们好像都在叫着“唐古利烧饼、唐古利烧饼”。是一种一看就令人讨厌的动物。

总经理从手上捧着的盒子里，掏出唐古利烧饼撒在地上，于是一百只唐古利乌鸦竟一起飞扑

而上。并且为了争夺唐古利烧饼，而互相啄食别的乌鸡的脚爪，甚至眼睛。哎呀！完了。原来就是这样才都失去了眼睛。

其次总经理从另外一盒里，拿出类似唐古利烧饼的其他糕饼散落在地上。

“你看，这些是唐古利烧饼竞赛中落选的东西。”

乌鸦们和刚才一样，一拥而上，可是一发现那不是唐古利烧饼之后，却都把它吐掉，并一起愤怒地高声叫着：

“唐古利烧饼！”

“唐古利烧饼！”

“唐古利烧饼！”

他们大声叫着。那叫声传到天花板发出回声，震得耳膜都痛了。

“你看吧！他们只吃真正的唐古利烧饼呢。”他得意洋洋地说：“冒牌货他们沾都不沾。”

“唐古利烧饼！”

“唐古利烧饼！”

“唐古利烧饼！”

“那么，接下来让我把你做的唐古利烧饼撒下去看看，他们吃就入选，他们不吃就落选。”

有没有问题呀？我不安起来，忽然有一种非常不祥的预感。让这些靠不住的家伙试吃，以决定当选或落选，基本上就错了。但是总经理并不理会我的疑虑，只管把我应征的“新唐古利烧饼”痛快地撒满~地。乌鸦们又一起蜂拥而上。接下来混乱开始了，有的乌鸦满足地吃着，有的乌鸦把它吐出来，吼着：唐古利烧饼！其次抢不着、没吃到的乌鸦一兴奋，竟然对着吃到的乌鸦的喉核猛力啄下，血花缤纷飞溅。其他的乌鸦才正扑向别的乌鸦吐出来的烧饼，却又被大叫唐古利烧饼的巨大乌鸦捕捉到，肚子被撕裂了。就这样展开了一场混乱的战斗。血腥召唤着血腥，憎恨召唤着憎恨。虽然只不过是个饼而已，对乌鸦们来说那部代表了一切。因为惟有是唐古利烧饼，或非唐古利烧饼，是关系着他们生死存亡的问题。

“你看吧！”我对总经理说：“因为你一下子撒太多，对他们刺激过度了。”

然后我一个人走出房间，下了电梯，走出唐古利制果公司的建筑物。虽然奖金两百万元泡汤相当可惜，不过往后的漫长人生，叫我跟那些乌鸦打交道，那可免谈！

我只做自己爱吃的，给自己吃。管他什么乌鸦，全都互相啄死算了！

芝士蛋糕形的我的贫穷

我们称呼那块土地叫做“三角地带”，除此以外我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因为那完全就像画图画出来似的三角形的土地。我跟她住在那块地上是一九七三或七四年的时候。

虽然说是“三角地带”，不过如果你想象成正三角形那就伤脑筋了。我们住的“三角地带”是更细长、像楔子似的形状。再说明仔细一点的话，首先请先想好一个的圆形芝士蛋糕，然后用刀子切成十二等分。换句话说，照时钟的文字盘一样地切下去。结果当然就产生十二片尖端呈三十度的小芝士蛋糕。把其中一片装在盘子上，一面啜着红茶，一面慢慢地仔细观察看看。这就是-尖端细长的小芝士蛋糕-我们“三角地带”的正确形状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不自然的土地出现呢？或许你要这样问，或许不问也不一定，不管怎么样都好。不管怎么样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问当地的人也都不清楚，只知道那是很久很久以前开始就是三角报了，现在也是三角形，将来很久很久以后也还一定是三角形吧。当地人好像不太想谈，也不太愿意想那块“三角地带”似的。为什么“三角地带”——m长在耳朵后面的疙瘩一样-被这么冷落呢？理由不太清楚，大概因为形状奇怪了吧。

“三角地带”的两边，有两种铁路穿过，一边是国铁线，一边是私铁线。那两条铁路原来一并行驶的，以这楔子形的尖端为分歧点，像被撕裂开来似的，以不自然的角度各奔南北。这倒是相当具有可看性的景观。望着“三角地带”尖端，电车来来往往的样子，感觉就像站在一艘行驶在海上，乘风破浪的驱逐舰的船头上似的。

可是从住的舒适感和居家性观点来看的话，“三角地带”实在是乱七八糟一塌糊涂。首先是噪音骚扰，这不用说，因为正好被两条铁路紧紧夹

在中间，没有理由不吵。打开大门电车就从眼前奔过，打开后窗那又是另一种电车从跟前冲过。所谓“眼前”的表现法绝对不算夸张。事实上电车来去就是近得可以跟乘客四目相对、点头招呼的程度，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真过分。

也许你要说，不过等最后一班电车通过以后，就安静下来了吧。一般大家都这么想，连我还没实际搬来以前，也是这么想。可是这里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最后一班车。载客列车在凌晨一点左右全部行驶结束之后，接下来深夜货车又紧接着来了，而黎明时分货车告一段落之后，第二天的载客运输又开始了。就这样周而复始、日复一日地没完没了。

唉呀！总算过去了。

我们会特地选择这样一个地方住，说来说去还不是为了租金便宜。独栋住宅而有三个房间，连带浴室，外加小小的庭院，租金只要跟一间六叠大的公寓房间一样就行了。既然是独栋住宅，要养猫也可以。简直就像特地为我们准备的家似的。那时候我们才刚结婚，不是我们自豪，实在

是穷得可以登在“健力氏记录”上也不奇怪的。我们从车站前面房地产公司的招租条上发现这房子要出租。从条件、租金、格局看来，简直像挖到金子似的惊奇。

“便宜是便宜呀。”头发秃顶的房地产经纪人说：“可是，相当吵哟，如果能受得了这一点的话，要说挖到宝，捡到便宜倒也可以。”

“总之能不能让我们看看？”我问。

“可以呀，不过你们自己去看好不好？我一去头就痛啊。”

他把钥匙借我们，并画了一张地图，真是轻松的房地产经纪人哪。

从车站站起来，“三角地带”就在附近。可是实际走起来，跋涉到那里却花了好长好长的时间。

迂回绕过铁路轨道，踱过陆桥，在脏兮兮的坡道上上下下，最后才从“三角地带”后面绕进去。附近完全没有商店之类的设施。极其落魄偏僻。

我跟她走进孤伶伶盖在“三角地带”尖端的房子，在那里面迷迷糊糊耗了一个钟头。在那之间无数辆电车通过房子两侧。特别快车一通过，玻璃窗就哗啦哗啦响。电车正在通过的时候，彼此听不见对方的讲话声。如果话说到一半电车来了，我们只好闭上嘴巴等电车完全通过。等安静下来，我们才开始说话，下一班电车又来了。因此我们这种沟通意见的切断或分裂，像极了尚鲁克高达（Jean-Luc Godard）的电影风格。

不过除了噪音之外，家的气氛本身却相当不错。结构虽然老旧，整体也有若干伤痕，不过客厅既有花台，窗外又有小走廊，感觉颇佳。从窗口限进来春天的阳光，在榻榻米上照出一片四方形，很像很久以前我小时候住的房子。

“决定租下来吧，确实是吵了一点，不过我想习惯就好了。”我说。

“只要你说好就好。”她说。

“在这里像这样安静不动，觉得自己好像真的结了婚，有了家似的。”

“说的也是。”我说。

我们回到房地产公司，说要租下房子。

“不觉得吵吗？”秃顶的房地产经纪人问道。

“吵是吵哇，习惯了就好。”我说。

房地产经纪人把眼镜摘下，用纱布擦擦，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茶，然后戴上眼镜看看我的脸。

“哟！你们还年轻嘛。”他说。

“是啊。”我说。

于是我们签下租赁合同。

搬家时借朋友的小型客货车跑一趟就足够有余了。棉被。衣服、餐具、台灯、几本书和一只猫，这就是我们全部的财产了。既没有收音机，也没有电视机。洗衣机、冰箱、餐桌、暖气炉、电话、电开水壶、吸尘器、烤面包机，没一样有的。我们就是穷到这地步。因此说是搬家，也花不了三十分钟。钱没有就是没有，人生非常简单。

帮我们搬家的朋友，看到我们这新居，被夹在两条铁路之间，好像也吓了一跳。他搬完东西之后，看看我正想说什么的时候，刚好一列特别

快车开过，什么也听不见。

“你说什么？”

“这种地方真的能住人吗？”他好像很佩服似地说道。

结果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年。

房子盖得糟透了，到处是裂缝，风从四面八方灌进来。因此夏天倒是十分凉快，冬天可就惨如地狱了。既然没钱买暖气炉，于是天一黑，我跟她跟猫就钻进被窝里，名副其实地拥抱着睡觉。早晨起来一看，厨房水槽结冰是经常有的事。

冬天过去春天来临了。春天是美妙的季节，春天一来，我跟她跟猫都松了一口气。四月里照例有几天是铁路罢工的时候，一到罢工，我们真是幸福。电车一整天连一辆也不在轨道上跑。我跟她抱着猫走下铁轨，晒太阳，简直像坐在湖底一般安静。我们正年轻，才新婚，而阳光又免费。

到今天我一听到“贫穷”两个字，就会想起那三角形细长的土地。现在那房子里，不知道住着

什么样的人？

意大利粉之年

一九七一年，那是意大利粉之年。

一九七一年，我为了生活而继续煮着意大利粉，为了煮意大利粉而继续活下去。只有从铝锅热腾腾冒起来的水蒸气，是我仅有的荣耀，而粉酱锅咕嘟咕嘟发出声音的番茄酱则是我惟一的希望。

我弄到一个连德国牧羊犬洗澡都够大的巨大铝锅，买到一个做西点的计时器，并跑遍以外国顾客为目标的超级市场，搜集了各种名称古怪的调味料，在外国书店找到了意大利粉的专门书，以成打为单位买了大量的番茄。

大蒜、洋葱、沙律油和五花八门的香味，化作细微的粒子，飞散在空中，浑然化为一体，被吸进六叠榻榻米大的房间的每个角落。那居然像

古罗马下水道一样的气味。

公元一九七一年，意大利粉之年所发生的事。

基本上，我是一个人煮意大利粉，一个人吃意大利粉。由于某种原因，和谁两个人一起吃也不是没有过。不过我还是喜欢一个人吃，我觉得意大利粉好像是应该一个人吃的料理。至于理由何在，则不清楚。

意大利粉总是附有红茶和沙律。装在茶壶里三杯份的红茶，和只有生菜拌小青瓜的沙律。把这些整齐地排在桌上，一面以斜眼瞧着报纸，一面花上长长的时间，一个人慢吞吞地吃意大利粉，从星期天到星期六，意大利粉的日子接连不断，这结束之后，新的星期天起，又开始了新的意大利粉的每一天。

一个人吃起意大利粉来，连现在都还觉得好像听见敲门的声音，有人走进房间里来似的，尤其是下雨天的下午更是这样。

可能会到我房间里来的人物，每次都不同，有时候是不认识的人；有时候是曾经见过的

人；有时候是高中时代只约会过一次，脚非常纤细的女孩；有时候是几年前的我自己；有时候是带着珍妮花镇丝（Jennifer Jones）的威廉荷顿。

威廉荷顿？

不过，他们没有一个进到房间里来，他们好像犹豫不决似的，只在房间外面徘徊而已，结果连门也没敲，就不知道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

外面下着雨。

春、夏、秋，我继续煮着意大利粉。那简直就像对什么事情的报复似的，就像一个把负心情人的古老情书，一束束滑落炉火中的孤独女人一样，我继续煮着意大利粉。

我把被践踏的时光之影放在钵里，搓揉成德国牧羊犬的形状，放进沸腾的开水里，撒上盐。并拿起长长的筷子，站在铝锅前面，直到厨房的计时钟“叮铃”�；�；发出悲痛的声音为止，我一步也不离开。

因为意大利粉狡猾得很，所以我的眼睛不能离开它们一下。它们好像现在就要溜出错锅的边

缘，散失在暗夜里似的。正如原色蝴蝶在热带丛林里会被吞入万劫不复的时光里一般，黑夜也在悄悄地等待着吞没意大利粉。

波罗乃滋（poloAnise）意大利粉

巴吉利可（basilico）意大利粉

菌香意大利粉

牛肉意大利粉

规肉番茄酱意大利粉

火腿蛋奶（carboara）意大利粉

蒜茸意大利粉

还有冰箱里的剩菜残羹，也乱七八糟倒下去，做成连名字也没有的悲剧性意大利粉们。

意大利粉在蒸气中被生下来，就像江河的流水一样，流过一九七一年时光的斜坡，然后匆匆逝去。

我为它们哀悼。

一九七一年的意大利粉。

三点二十分，电话铃响的时候，我正躺在榻榻米上盯着天花板出神。冬天的日光，正好只在我躺着的部分，造成一滩阳光的游泳池。我简直

就像死掉的苍蝇一样，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的阳光里，呆呆躺了好几个钟头。

起先听起来，并不觉得是电话铃，只像是空气层里，不客气地溜进来被遗忘的记忆片段之类的东西。重复了几次之后，才好不容易开始带上电话铃的体裁，最后变成百分之百的电话铃声。震动着百分之百现实空气的百分之百的电话铃声。我仍然以躺着的姿势，伸手抓起听筒。

电话的对方是个女孩子，印象非常淡薄，好像午后四点半就要消失无踪似的女孩。她是我一个朋友过去的女朋友。并不是怎么熟的朋友，只是见面打招呼的程度而且。看起来好像颇理直气壮的奇怪理由，使他们在几年前成为情侣，而类似的理由却又在几个月前把这两个人拆散了。

“告诉我他在哪里好吗？”她说。

我望着听筒，并以眼睛追踪着电话线，电线连接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问我？”

“因为没有人告诉我啊。”她以冷冷的声音说。“他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说。说出来之后，听起来却完全不像是自己的声音。

她默不作声。

听筒像冰柱一样变得冷冰冰的。

接着我周围的一切也都变成了冰柱。简直像J. Q巴勒德的科幻故事的场面似的。

“真的不知道。”我说：“他什么也没说，就不晓得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

她在电话那头笑着。

“他不是那么设想周到的男孩子，他是除了会咯咯吱吱之外，什么也不会的男人。”

确实正如她所说的，是个不怎么聪明的男孩子。

不过我还是没有理由告诉她，他住的地方。如果他知道是我说出来的话，下次大概就轮到他打电话来了。无聊的胡闹再也不敢领教。因为我已经是在后院挖了深深的洞穴，把一切都埋在里面，不管多少人都没办法再把它挖出来了。

“对不起。”我说。

“你是不是很讨厌我？”她突然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因为本来就对她没有什么印象。

“对不起。”我重复地说：“我现在正在煮意大利粉呢。”

“什么？”

“我正在煮意大利粉。”

我在锅子里放进空想的水，用空想的火柴，点上空想的火。

“所以怎么样？”她说。

我将空想的整把意大利粉，轻轻滑进沸腾的开水里，撒上空想的盐，将空想的厨房计时器拨到十五分。

“现在我没有空，被意大利粉缠住了。”

她沉默不语。

“这是非常美妙的料理哟。”

听筒在我手上，再度开始滑落到冰点以下的斜坡。

“所以，请你等一下再打来好吗？”

我急忙补充一句。

“因为你正在煮着意大利粉？”她说。

“嗯，对。

“你一个人吃吗？”

“对呀。”

她叹了一口气。“不过我真的很伤脑筋哪。”

“帮不上忙很抱歉。”

“还有一点金钱上的问题。”

“哦？”

“我希望他还我钱。”

“对不起。”

“意大利粉？”

“嗯”

她无力地笑着说：“再见。”

“再见。”我说。

电话挂断的时候，床上的阳光游泳池已经移动了几公分。我在那滩光地里再度躺下来，望着天花板。

想到那把永远也没被煮成的意大利粉，实在悲哀。

或许我应该告诉她一切的，现在竟然后悔起来。反正对方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男人，画些抽象画，想当画家，却只有嘴巴最行的空洞男子。而且或许她真希望他还她钱也说不定呢。

她不晓得怎么样了。

会不会已经被午后四点半的影子吞进去了。

杜 兰 姆 (d u r u n) · 塞 摩 利 那
(s e r n o i n a) 。

意大利平原培育出来的金黄色麦子。

如果意大利人知道了一九七一年自己输出的原来是“孤独”的话，不知道会多么惊讶啊？

蜗牛

走下狭窄的水泥楼梯之后，前面就有一条长长的走廊笔直地伸出去。也许因为天花板太高了，使得走廊看起来像晒干的排水沟一样。每隔一些距离悬挂着的日光灯上盖满了黑黑厚厚的灰尘。那灯光好像是透过细细的网格照出来似的不均匀。而且三个里面就有一个不亮。连要看自己的手掌都觉得很辛苦的样子。周围没有任何声音。只有运动鞋的胶底踏在水泥地上的平板声音响在昏暗的走廊。

走了二百公尺或三百公尺，不，也许走了有一公里也不一定。我什么也没想地继续一直走着。那里既没有距离也没有时间。不知不觉之间甚至连正在前进的感觉也消失了。不过，总之大概是在向前进吧。我突然在T字路的正中央站住

了。

T字路？

“请笔直走过走廊。走到尽头就有门。”明信片上这样写着。我在尽头一带的墙上仔细观望一番，但那里既没有l'1的形状也没有门的影子。既没有过去曾经有过门的痕迹，也没有即将要装门的迹象。那真是一面极干脆的水泥墙，除了水泥墙本来就该有的特质之外看不见其他任何东西。没有形而上学的门，没有象征的门，也没有比喻的门，简直什么都没有。

完了完了。

我靠在水泥墙上抽了一根烟。这样一来，接着该怎么办呢？往前进呢？还是就这样退回去呢？

虽然如此，但坦白说我并没有那么认真地犹豫。说老实话，我除了前进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我对贫穷的生活已经十分厌倦。对分期付款的贷款、对离婚妻子的赡养费、对狭小的公寓、对浴室的蟑螂、对繁忙时段的地下铁，对这一切的一切都觉得厌烦了。而这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

好工作。工作轻松，薪水好得叫人眼珠都要飞出来。一年有两次奖金，夏天还有长期休假。总不能因为少一扇门，或多一个转弯就轻易放弃呀。

我用鞋底把香烟踩熄，然后把十元硬币抛向空中，以手背接住。是正面，于是我往右边的走廊前进。

走廊两次往右转，一次往左转，下了十段阶梯，又再往右转。空气像咖啡一样冰冰凉凉的。我一面想着钱的事，想着空气调节得很好的舒适办公室，想着漂亮女孩一面继续走着。只要到达一扇门，这一切的一切就可以到手了。

终于前方看得见门了。从远远看那看来好像是一张用旧了的邮票一样，但逐渐接近之后开始一点一滴地带有门的体裁，终于变成一扇门。

门，多么美好的发音哪。

我干咳一声之后轻轻敲门，退后一步等待回音。过了十五秒也没回答。我再一次，这次稍微用力地敲，又退后一步。没有回答。

我周围的空气逐渐开始僵硬起来。

被不安驱使正要敲第三次门，脚刚往前踏时，门无声地开了。简直就像被从什么地方吹进来的风推开了似地极自然的开法。但当然门不是极自然地开的。听得见打开电灯开关的啪吱一声，然后一个男人现身在我眼前。

男人大约二十五岁上下，身高比我矮五公分左右。刚洗的头发正滴着水，赤裸的身体用暗红茶色浴袍包着。脚白得不自然，而且细。鞋子尺寸大约是22号左右吧。长相像钢笔习字簿一样平板，但嘴角则露出人很好似的微笑。

“对不起，我正在洗澡。”

“洗澡？”说着我反射地看着手表。

“这是规定。吃过午饭之后一定要洗澡。”

“原来如此。”我说。

“有什么事吗？”

我从上衣口袋拿出刚才那张明信片，交给男人。男人深怕弄湿它只以手指尖夹起明信片，重读了好几次。

“我好像迟到了五分钟。”我解释着。

“噢噢。”他点点头然后把明信片还给我。
“你要在这里工作啊。”

“是的。”我说。

“我什么也没听说，不过反正我会帮你通报上去。”

“谢谢。”

“可是约定语是什么？”

“约定语？”

我一愣摇摇头。“什么也没听说……”

“那就伤脑筋了。没有约定语谁也不能通过啊。上面的人严格交代过。”

我再抽出明信片来看一次，还是没有关于约定语的记载。

“一定是忘了写了。”我说。

“总之能不能帮我引见上面的人？”

“所以说，因此需要那约定语呀。”他说着想在口袋里找香烟，但不巧浴袍上没有口袋。我把自己的香烟递一根给他，用打火机为他点上火。

“很抱歉……那么，有没有想到什么…像是那个约定语之类的东西。”

商量也没有用。约定语根本想不起来。我摇摇头。

“虽然我也不喜欢这种正经八百的麻烦事，不过上面的人自有上面的人的想法吧。你了解吗？”

“我了解。”

“在我之前做这工作的家伙，也曾经把一个说是忘了约定语的客人引进去，结果就为了这个被解雇了噢。现在好工作可不容易找啊。”

我点点头。‘噢，这样怎么办？给我一点暗示好吗？’

男人靠在门上，把香烟的烟雾吐向空中。
“这是被禁止的。”

“只要一点点就行了。”

“不过，说不定什么地方有隐藏的窃听器呢。”

“是吗？”

男人犹豫了一下，然后对我小声耳语道。
“听好哦，非常简单的字，跟水有关系的。可以放在手掌上，但不能吃。”

这次轮到我思考了。

“第一个字是什么音？”

“是X。”他说。

“贝壳。”我试着说。

“不对。”他说。“还有两次。”

“两次？”

“再错两次就完了。虽然我觉得很抱歉，不过我也是冒着危险犯规告诉你的。”

“我很感谢。”我说。“不过如果能再给我一点暗示就更感谢了。例如是几个字的东西之类的……”

“接下来你恐怕要说你干脆全部告诉我好了对吗？”

“怎么会呢？”我呆住了。“我只是请你告诉我几个字而已呀？”

“两个字。”他似乎放弃似地说。“就像老爸说的一样啊。”

“老爸？”

“我老爸常说。你帮别人擦皮鞋，接着别人就要你把鞋带也帮他绑上啊。”

“原来如此。”我说。

“总之是两个字。”

“跟水有关系，能放在手掌上但不能吃。”

“没错。”

“蜗牛。”我说。

“蜗牛可以吃啊。”

“真的？”

“大概吧。也许不好吃。”他没自信地说。

“而且不能放在手掌上。”

“你看过吗？”

“没有。”他说。

“蜗牛。”我强硬地说。“可以放在手掌上的小蜗牛非常难吃，连狗都不吃的。”

“等一下。”他说。“首先，约定语就不是蜗牛啊。”

“可是跟水有关系，能放在手掌上，又不能吃的，而且又是两个字。”

“你的道理说不通。”

“什么地方不通？”

“因为约定语就不是‘蜗牛’啊。”

“那么是什么？”

他一瞬间哑口无言。“这不能说。”

“因为不存在呀。”我尽情放胆地冷言说道。

“除了蜗牛之外，和水有关系，能放在手掌心又不能吃的两个字的東西根本一个也没有啊。”

“可是有啊。”他以快要哭出来的声音说。

“没有啊。”

“有。”

“你没有证据说有。”我说。“而且‘蜗牛’已经符合全部条件了对吗？”

“可是……那可以放在手掌上的小蜗牛，说不定什么地方有喜欢吃它的狗啊。”

“在什么地方？还有是什么样的狗？”

“嗯-”他嘀咕着。

“关于狗我什么都知道，却没看过喜欢能放在手掌上的蜗牛的什么狗。”

“有那样难吃吗？”

“难吃得不得了。”

“你吃过吗？”

“没有啊。那样难吃的东西我为什么一定要吃呢？”

“说得也是。”

“总之请你帮我引见上面的人。”我强硬地说。“蜗牛。”

“没办法。”他说。“我且帮你通报一声。不过我想大概行不通吧。”

“谢谢。我会报答你。”我说。

“不过真的有能放在手掌上的蜗牛吗？”

“有啊。”

掌中蜗牛以天鹅绒布擦着眼镜的镜片，叹了一口气。右下方的口齿阵阵抽搐着。是牙齿啊，他想。真厌烦。牙医、税款申报、汽车贷款、空调故障……他把头靠在皮面扶手椅上，想着关于死的事。死像海底一样安静。

掌中蜗牛正要入睡。

这时对讲机响起来。

“什么事？”掌中蜗牛对着机器吼道。

“有客人。”门房的声音说。
掌中蜗牛看看手。“迟到十五分钟。”

南湾行

——杜比兄弟“南湾行”的BGM

就像南加州大多的土地一样，南湾几乎不下雨。当然并不是说完全不下雨，但雨这现象并没有下得足以伴随着基本性反应的观念渗透进入人们的心中。也就是说从波士顿或匹兹堡来的人即使说“简直像下雨一样令人厌烦”时，南湾的人要理解这意味必须比别人多花半个呼吸的时间。

虽然说位于南加州，但南湾既不是旅游的名胜地，也没有爆炸摇滚乐的巡回演唱或电影明星的豪华住宅。只有几乎不下雨这回事而已。这地方雨衣的数量还不如流氓来得多。雨伞的数量还没有注射筒来得多。在海湾人口附近，勉强维持生计的钓虾渔夫即使钓起胸部中了三发四五口径手枪子弹的尸体，也不是什么太稀奇的事，坐着

劳斯莱斯轿车的黑人戴着钻石耳环，而且用银烟盒打白种女人的耳光，也不是什么稀奇的风景。

总而言之，南湾市并不是年轻人永远年轻，眼珠都蓝得像海一样的那种南加州。首先海湾的海就不蓝。海上浮着黑黑的重油，偶尔也看得见因为船员随手一丢的烟蒂意外地把海上的渔火点着的。而这地方能够称得上永远年轻的只有那些死掉的年轻人。

当然我既不是为了观光而来到南湾的，也不是为了追求道德而来的。要是为了这两个目的，到南湾市还不如到奥克兰的市立动物园去更恰当。我到南湾来是为了寻找一个年轻女子。我的委托者是住在洛杉矶郊外的一个中年律师，年轻女孩过去是在他那里当秘书的。有一天她和几张文件同时失踪了，其中还包括了一封极私人性的秘密信件。这是常有的事。而且一星期后那封信的影印和一封要求金额不算客气的信一起寄来。信的邮戳是南湾市。律师曾经想过那个程度的钱要付也可以。五万美金的金额并不会把世界弄得天翻地覆。但即使那封信的原件能够要回来，也

难保要挟者不会留下几打的影印副本。这也是常有的事。因此当了私家侦探。以一天一百二十美元的必要经费，加上二千美元的成功报酬。便宜买卖一桩。南加州没有钱买不到的东西。钱买不到的东西谁都不想要。

我拿着女人的相片在南湾一带的酒吧和俱乐部一家一家地跑。这地方要想很快找到什么人的话，这是最好的方法。就像一只手提着牛排走在鲨鱼群里一样，一定有鲨鱼会扑上来。但反应也许是机关枪的子弹，也许是有用的情报。但不管是什么都确实是一种反应不会错，而我所要的其实也就是这个。我走了三天告诉几百个人我住的酒店名字，然后关在房间里把一罐罐啤酒喝光，一面清洁着四五口径一面等待那反应出现。

等待某个东西这回事是一件相当辛苦的差事。虽然凭职业上的第六感知道一定有什么人会来，但等待依然很辛苦。两天。三天都窝在房间里继续等着之间，神经逐渐开始狂乱起来。觉得与其窝在这样的地方等候，不如出去外面到处打探比较快也说不定。很多人就是这样而把加州私

家侦探的平均寿命给拉下来的。

不过总之我还是等下去。我才三十六岁，现在死还太早了，而且至少我不愿意死在南湾市区小便的巷子里。在南湾市一具尸体还不如一辆二轮推车被人看重地处理。想要专程到这样的地方来死的人并不太多。

反应在第三天下午出现了。我用胶纸把四五口径新贴在桌面底下。手上拿着小型左轮枪把门只拉开二英寸左右。

“两手放在门上。”我说。就像前面说过几次那样，我还不想早死。就算是一桩便宜买卖，但我对我来说还是无可替代的推一珍贵的人。

“OK，不要开枪。”是女人的声音。我慢慢打开门，让女人进来之后再把门锁上。

正如相片上那样，不比相片更兴高采烈的女人。特别惹眼的金发和火箭一般的乳房，也难怪连中年男人都会被她捉住把柄。她穿着紧贴的洋装和六寸高的高跟鞋，手上拿着漆皮亮光皮包在床边坐下。

“只有伯本（Bouf13oll）威士忌，要喝吗？”

“好啊。

我用手帕擦擦玻璃杯，然后注入三根指头的Oldcrow递给女的。女的舔了一口之后便干脆喝掉一半。

“美好友谊的开始？”

“但愿如此。”我说。“首先谈谈信的事吧。”

“可以，信的事吗？很浪漫哟。”女的说。

“不过到底是什么信？”

“你偷出来，然后拿它当证据向某人敲诈勒索的信哪。还想不起来吗？”

“想不起来，因为我根本没偷过什么信哪。”

“那么也没在洛杉矶的律师那里当过秘书吗？”

“当然哪。我只是想到这里来和你做好事就有一百元可以拿啊...”

一块黑色的气团涌上我胃的人口。我把女人推倒在床上后，拔下桌底的四五口径，便趴进床底下，说时迟那时快，机关枪子弹发出金库柏

（Gena Kmpa）的鼓点般的声音冲进房里来。子弹穿破门、打碎玻璃、撕裂墙纸、把花瓶的碎片迸散一屋子，椅垫子化为棉花糖。汤普逊机关枪风的世界正在重新建立中。

不过机关枪这东西比起它的喧闹程度来说效果却不怎么样。确实要制造碎肉是很适合，但却不是能够正确杀人的武器。和多嘴的专栏女作家一样。总之是经济效率的问题。确定子弹已经用尽乒乓声之后，我站了起来，以令人着迷的速度连续扣了四次扳机。两发子弹有反应，另外两发落空了。如果有五成的打击率的话，就可以打道奇队的四号了。但却当不了加州的私家侦探。

“蛮能干的嘛，侦探。”门的对面有人这样说。“不过只是到目前为止而已。”

“我终于明白了。本来就没有什么敲诈威胁。信也是捏造的。只因为积逊的事件想堵我的嘴而且。”

“是啊，侦探，你脑筋转得蛮快的嘛。因为你一开口很多人都大伤脑筋。所以只好让你在南湾市的便宜酒店里跟个妓女一起送命。这下子肯

定恶名昭彰啊。”

相当了不起的情节，可惜独白太长了。我朝着门连射三发四五口径过去。一发命中打击率三成三分三厘，正是引退的高潮时机。或许有人会送我十五美元的花圈也说不定。

接着一阵枪林弹雨猛射。但这次没有持续多久。两发枪声像金库柏和巴弟里奇的鼓战一样互相重叠，十秒后一切便结束了。一旦出事警察的动作倒很快。只是要等到一旦出事之前比较花时间而已。

“我以为你们不会来了呢。”我大声吼道。

“来了啊。”欧伯尼警官以慢吞吞的声音说。“只是想让你们先讲讲话而已。你倒是干得蛮漂亮的啊。”

“对方是谁？”

“南湾市一个小有名气的流氓啊。不知道被谁指使的，看我的本事总有法子叫他开口。洛杉矶的律师也要逮捕起来。你相信我吧。”

“哇！你们真热心啊。”

“南湾市差不多该清扫一下了。只要有你作证，连市长的宝座都要动摇了。也许这不合你的个性，不过这个世界也有不被收买的警官啊。”

“是吗？”我说。

“不过这次我的事件你一开始就知道是个陷阱吗？”

“知道啊。你呢？”

“我没有怀疑委托者。这是和警察不同的地方。”

他咧嘴一笑走出房间。警察的笑法总是一个样子。只有那些有希望领到退休金的人才笑得出来的笑法。他走出去之后只留下我和女人和数百发的铅子弹。

南湾市几乎不下雨。在那里人们处理尸体还不如手推二轮车那么慎重。

1

图书馆非常安静，因为书把声音都吸光了。

那么被书吸掉的声音又怎么样了呢？当然没怎么样。简单地说不是声音消失了，而是空气的振动被吸收了而已。

那么被书本吸掉的振动又会变成怎么样呢？不怎么样，振动只是单纯地消失掉而已，反正振动迟早要消失的，因为这世界上没有所谓永久运动存在。永久运动是永久不存在的。

就算时间，也并不是永久运动。既有没有下周的这周，也有没有上周的这周。

那么没有这周的下周呢.....

算了，到此打住。

总之我在图书馆里，而图书馆是非常的安静。

图书馆比必要的还要安静。因为我穿的是刚买的Polo皮鞋，因此在灰色塑胶地砖上发出咯吱咯吱坚硬而干燥的声音。好像不是自己的脚步声似的，穿新皮鞋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才会习惯自己的脚步声。

借书柜台上坐着一位从来没见过的中年女性，正在看书。一本非常厚的书，右边印着外国语文，左边印着日文。好像不一样的文章，左右两边的段落和换行都完全不同，插图也不一样，左边一页的插图是太阳系的轨道图，右边却是潜水艇活门似的金属零件。到底是哪方面的书，简直无法知道。不过她却一面嗯嗯点着头看下去，从眼睛的动作看来，好像左眼看左边一页，右眼看右边一页。

“对不起。”我开口招呼。

她把书报到旁边，抬头看我。

“我来还书。”说着我把两本书放在柜台上，一本是（潜水艇建造史），另外一本是《一个牧

羊人的回忆》。《一个牧羊人的回忆》是一本相当有趣的书。

她翻开封底里，查一下截止日期。不用说是在期限内。我是一定遵守日期和时间的，因为被教养成这个样子，牧羊人也一样，如果不守时的话，羊群会乱成一团，赶都赶不回来。

她熟练地检查借书卡的存档，还我两张卡片，然后又开始看她自己的书。

“我想找书。”我说。

“下楼梯右转，81号室。”她简洁地说。

下了楼梯向右转时，确实有扇门写着107。地下室非常深而阴暗，门一打开，仿佛这就要到巴西了似的感觉。虽然这图书馆我已经来过一百次了，却第一次听说有地下室。

算了没关系。

我敲敲门，本来就打算轻轻敲的，没想到门栓却差一点脱落，真是非常粗制滥造的门。我把门栓装回原位，然后轻轻打开门。

房间里有一张！日旧的小桌子，那后面坐着一个脸上长满小黑斑的老人。老人头秃了，戴一

副深度眼镜，秃得有点不干脆，还有稀稀落落会曲的白发，像火烧山之后的残局似的，牢牢贴在头皮上。我觉得干脆全部剃光还比较好，不过那当然是别人的问题。

“欢迎！”老人说：“有何贵子哪？”

“我想找一本书。”我说：“不过如果你忙的话，我下次再来好了。”

“不不不，没有忙的道理。”老人说：“因为这是我的工作，你要找什么书都行，不过你到底在找什么样的书呢？”

“其实我是想知道一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收税政策。”

老人的眼睛闪闪发光。

“原来如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收税政策啊。”

我觉得非常不对劲，并不是非要知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收税政策不可，只不过在坐地下铁时，忽然想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收税政策不知道怎么样而已。其实就算其他什么杉树花粉病的治疗法的主题，也一样可以。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收税政策。”老人重复一遍。

“不过没关系。”我说：“并不急需，而且又那么专门，我还是到国会图书馆去看看好了。”

“别胡说！”老人好像火大了似的说：“我们这里有关奥斯曼土耳其的收税政策的书就有好几本。你在这儿等一下。”

“是。”我说。

老人打开房间里面的铁门消失到另一个房间去了，我站在那里等老人回来等了十五分钟，好几次想逃出去，可是又觉得对老人过意不去而作罢。小小的黑色昆虫，在灯罩里绕着爬。

老人抱着三本厚书回来，每一本都旧得可怕，装订晃晃荡荡的，房间里飘散着！日书的气味。

“你看！”老人说：“《奥斯曼土耳其收税史》，还有《奥斯曼土耳其收税吏的日记》，还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内的反纳税运动和其弹压》不是都有吗？”

“谢谢。”我说着把三本书拿过来，往出口走。

“等一下，等一下，那三本书都是禁止借出去的。”老人说。

确实书背上贴着禁止带出的红色标签。

“如果想读的话，可以在里面的房间读。”

“可是，”我看看手表，五点二十分。“图书馆关门时间到了，而且吃晚饭以前不回家，我妈妈也会担心。”

“关门时间不成问题，只要我说可以就可以。难道你不接受我的好意吗？你想我是为什么去把这三本书找来的？嗯？为了运动吗？”

“对不起。”我向他道歉。“我绝没有恶意，只是不知道这是禁止带出的。”

老人深深地咳嗽，把痰吐在卫生纸里，然后看了一眼之后，才丢进地板上放着代替垃圾筒的牛皮纸箱里。脸上的黑斑跳动着。

“不是知不知道的问题。”老人把话像喷出来似地说出：“我像你这年纪的时候，读书像要读得渗进血液里一样呢。”

“那么我就读三十分钟好了。”我无力地说，我非常不善于拒绝别人。“可是不能再久，我妈非常容易忧虑，自从我小时候被狗咬到以后，只要稍微晚一点回家，她就快要发疯似的。所以没念完的部分，等下星期天再来读。”

老人的脸色稍微和缓下来，我好不容易松一口气。

“到这边来。”说着老人打开铁门，向我招手。

门后面是阴暗走廊。旧旧的电灯，闪着像灰尘一样的微弱光线。

“跟在我后面走。”说着老人向走廊走去。好奇怪的走廊，走了一会儿之后，走廊向左右两边分岔出去，老人转向右边，然后立刻有许多岔路像蚂蚁窝一样分布在两旁，老人不假思索地就走进其中的一条岔路去，我把三本书抱在胸前，莫名其妙地跟在老人后面。老人的脚步比想象中快得多，自己到底走进几条岔路了也数不清，再走一小段又是岔路，然后T字路-我的头脑已经完全混乱了。市立图书馆的地下，有这么广大的迷

魂阵，简直乱来。市政府没有理由批准这种地下迷魂阵的建设预算的。我本来想问老人这个问题，结果怕被他骂而没敢问。

走廊尽头有一扇和刚才一样的门。门上挂着“阅览室”的牌子。周围寂静得像墓场一样，只有我的皮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老人却毫无声息地走着。

老人从上衣口袋叮叮当当地取出大把钥匙串来，在灯下选出一支，插进铁门的钥匙洞里转了转。实在令人厌恶。

2

“好了好了！”老人说：“进来吧！”

“可是里面黑漆漆的啊。”我抗议着。

老人不高兴地咳嗽一声，把背伸直，转身向着我，老人好像忽然变成一个高大的男人似的。眼睛像黄昏的山羊一般闪闪发光。

“喂！小伙子，谁说在没人的房间，要一整天点着灯的？嗯？你这是在命令我吗？”

“不没这意思……”

“哼！真嚷嚷。算了，你回去好了，随你爱去哪里就去哪里。”

“对不起。”我道着歉，自己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觉得老人好像是某种不吉祥的存在，不过又像只是爱生气的不幸老人似的，我平常对老人就不太清楚，因此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没这个意思，如果说错了什么，我向你道歉。”

“都一样。”老人说：“嘴巴讲比较容易。”

“真的不是这样，也没关系，对不起我不该多嘴。”

“哼。”老人说着注视我的眼睛。“那么你要不要进去？”

“嗯，我进去。”我用力说。为什么我竟然违背自己的意思说这些、做这些呢？

“里面一进去就有楼梯，手要捉紧墙上的扶手，免得跌倒啊。”老人说。

我率先走进黑暗中，老人从后面把门关上，并听见钥匙咔一声锁上了。

“为什么要上锁呢？”

“这是规矩，是规矩呀。”老人说：“上面的人定了几千/几万个这一类的规矩，你东抱怨西抱怨的烦死人。”

我索性继续走下阶梯，长得可怕的阶梯。简直像印加的井似的。墙上打有斑驳生锈的铁扶手。连一丝光线一点明亮都没有。就像被人从头上罩个头巾似的完全漆黑。

只有我的皮鞋在黑暗中咯吱咯吱地响着，如果没这鞋子声，连是不是自己的脚都搞不清楚了。

“好了，就停在那里。”老人说。我停下来。老人推开我，走到前面，又叮叮当当地拿出钥匙，然后听到门锁打开的声音，明明是完全黑漆漆的，老人的动作却像什么都看得见似的。

门一开，从里面透出令人怀念的黄色灯光，虽然是微弱的光，可是眼睛却花了好些时间才习惯过来。从门里走出一位打扮成羊模样的矮小男人，拉起我的手。

“嗨，欢迎光临。”羊男说。

“你好！”我说。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羊男全身披挂着真正的羊皮，手戴黑手套，脚穿黑工作鞋，而且脸上戴了黑色的面具，从面具里透出一对喜欢亲近人的小眼睛，我真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要打扮成那副模样的，总之那打扮跟他非常搭配，他看了我的脸好一会儿，然后瞄了一下我抱着的书。

“你是要来这里读书的吗？”

“是的。”我说。

“真的是你自己愿意来的吗？”

羊男的说法有些奇怪，我无言以对。

“好好回答啊！”老人急忙催促我：“不是你自己愿意来的吗？有什么好犹豫的，你想丢我的脸吗？”

“是我自己愿意来的。”我说。

“我说得没错吧。”老人好像在夸耀他的胜利。

“不过老师啊！”羊男对老人说：“他还是个小孩子嘛。”

“吓，少嘻嘻！”老人突然从西装裤后面拉出一根短短的柳条，往羊男脸上“咧！”地抽打下去。“快点带他到房间里去。”

羊男一脸为难地再度拉起我的手。嘴唇旁边红肿起一条伤痕。

“走吧。”

“到哪里去？”

“书房啊，你不是来读书的吗？”

羊男带头，我们走过像蚂蚁窝一样弯弯曲曲的狭小走廊。

我们走了很久，向右边弯了好几次，向左边也转了好几次，有些是斜角，有些是S形转弯，因此到底离出发点多远，简直完全搞不清楚。我在半路上就已经放弃再去辨认方向了，接下来就一直盯着羊男矮胖的背影，羊男的衣服还附着短短的尾巴，一定起路来，就像钟摆似的左右摇晃。

“好了好了。”羊男说着突然站定。“到了。”

“请等一下。”我说。“这不是牢房吗？”

“是啊。”羊男点点头。

“说得不错。”老人说道。

“不对呀，你说是要到书房去的，我才跟着来到这里呀。”

“你上当了。”羊男很干脆地说。

“我骗你的。”老人说。

“可是这……”

老人从裤子后面拿出柳条，往我脸上刷地抽打下来。

“少废话，进去吧。而且要把这三本书全部念完，背熟。一个月以后我要亲自考试。如果你能好好背熟，就让你出去。”

“简直乱来嘛。”我抗议道。“一个月怎么可能把这么厚的书全部记熟，而且现在家里我母亲正……”

老人把柳条一挥，我急忙闪开，却正好打在羊男脸上。老人在气头上，又抽了羊男一下，真是太过分了。

“反正把这家伙关进去。”老人说完便匆匆走掉。

“痛不痛？”我问羊男。

“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羊男说：“重要的是我不得不把你关进去。”

“实在不想进去。”

“我还不一样不愿意，可是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

“如果拒绝会怎么样？”

“那我就要被打得更惨哪。”

我觉得羊男实在太可怜了，因此乖乖进了牢房。牢房里有床、桌子，和抽水马桶，洗脸台上放着牙刷和漱口杯，每一样东西都奇脏无比，牙膏是我最讨厌的草莓味的，沉重的铁门上面附有探望用的格子廖，下面则有细长的送饭口。羊男把桌上台灯的开关按亮又按熄了几次之后，朝我笑一笑。

“不错吧？”

“嗯，还好。”我说。

“每天送三次饭，三点还有甜甜圈、橙汁呢。甜甜圈是我亲自炸的，脆脆的非常好吃！”

“那真谢了。”我说。

“那么把脚伸出来吧 /

我把脚伸出去，羊男从床下拖出一个沉重的铁球，并把那上面附着的锁往我脚踝一套锁了起来，还把那钥匙放进毛皮外套胸部的口袋，把拉链拉上。

“好冷啊。”我说。

“什么话，一会儿就习惯了。”羊男说：“我现在就去给你拿晚饭来。”

“嘿，羊男先生。”我问他：“真的必须在这里待一个月吗？”

“对呀。”羊男说：“就是这样啊。”

“一个月以后真的会放我出去吗？”

“不”

“那不然怎么办？”

“这倒很难解释呢。”

“拜托拜托告诉我，家里面我妈正在担心呢。”

“嗯，也就是说啊，会用锯子把你的头锯断，然后把你的脑浆淋淋淋地吸光。”

我跌坐在床上抱着脑袋，到底什么地方不对劲了，我又没做过什么坏事啊。

“没问题，没问题，吃过饭就会有精神的。”羊男说。

3

“羊男先生，为什么我的脑浆要被淋淋淋地吸光呢？”我试着问看看。

“噢，是这样的，听说塞满了知识的脑浆，非常好吃呐。怎么说好呢，糊糊的，而且也有点一粒一粒的……”

“所以要花一个月先塞满了知识再来吸对吗？”

“就是这么回事。”

羊男从衣服口袋掏出Sevenstar香烟，用一百元的打火机点上火。

“可是这不管怎么说都太残忍了吧？”

“嗯，是啊。”羊男说：“可是每个图书馆都这样做啊，总之是你自己运气不好嘛。”

“你是说每个图书馆都这样吗？”

“是啊。不然你看，光是借书出去，图书馆老是赔本哪。而且有好多人宁可脑浆被吸光，也要获取知识啊，你还不是为了要得到别的地方所没有的知识，才到这里来的对吗？”

“不对呀，我只是忽然心血来潮而已呀，有没有都无所谓。”

羊男好像颇伤脑筋似地歪着头。“那就未免太可怜了。”

“你放我出去好不好？”

“不，那可不行，这么一来，我可惨了，真的很惨咯，会被电锯把肚子切掉一半的，你说惨不惨？”

“惨。”我说。

“我以前也曾经被整过一次，花了两个星期伤口才愈合，两星期暗，所以呀，请你死了这条心吧。”

“那，这件事就姑且算了，如果我拒绝读书呢？会怎么样？”

羊男全身发抖起来。

“你还是别这样比较好，因为我不愿意报告坏消息。这地下室的地下，还有更凄惨的地方。脑浆被吸掉还算好得多呢。”

羊男走了以后，就留下我一个人在牢房里。我趴在硬邦邦的床上，一个人稀哩哗啦地哭了一个钟头，蓝色的谷壳枕头被眼泪沾得湿嗒嗒的。

到底该怎么办呢。既不愿意脑浆被淋淋淋地吸掉，又讨厌被赶进更深一层的悲惨世界。

手表指着六点半。是吃晚饭的时间了。母亲在家一定正在担心。如果半夜我还不回去，也许会发疯呢，就是这样的母亲，每次都往坏的地方想。要不是往坏的地方想，就是在看电视，这两者之一。她不晓得有没有帮我喂白头翁。

七点钟有人敲门然后门被打开，一个我从来没见过那么漂亮的女孩子，推着推车走进房间。漂亮得让你眼睛都会痛的漂亮。年龄大概和我差不多，手脚和脖子细得好像马上就会折断似的，长长的头发像把宝石溶进去一样地闪闪发光。谁都会做梦，而这正是只有在梦中才看得见的少

女。她注视了我一会儿，然后一言不发地把推车上的菜排在桌上。我呆呆望着她静悄悄的动作。

菜都是非常精致的菜。有海胆汤、鳕鱼的乳酪、芦笋拌西洋芝麻，还有葡萄汁。把这些排完以后，她招招手说，别哭了，来吃饭吧。

“你不能说话吗？”我试着问她。

是，我小时候声带就坏了。

“所以你就做羊男的助手吗？”

是。她稍稍微笑一下。那微笑美妙得让你心脏都要裂成两半。

羊男是个好人，不过他非常怕爷爷。

我依然坐在床上，一直凝视着她。她悄悄低下眼睛，下一个瞬间就从房间里消失了。就像五月的风似的飘飘然地消失，我连关门声都没听到。

食物味道非常好，可是喉咙连一半都吞不下去，觉得好像要把铅块塞进胃里似的。我把餐具收拾好，躺在床上，想着接下来该怎么办才好，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逃出这里。图书馆地下居然有这样的迷魂阵，是绝对的错误。同时谁吸谁

的脑浆也是不能容许的事。况且也不能让母亲发疯，让白头翁饿死啊。

可是一想到怎么才能从这里逃出去时，我简直束手无策。脚上挂着脚镣，门被锁着，而且纵然可以逃出这个房间，又怎么逃得出那黑漆漆的迷魂阵呢？

我叹了一口气，又哭了一阵子，我的个性非常脆弱，经常都只想着母亲和白头翁，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一定是被狗咬过的关系。

哭了一会儿之后，想起那位美丽的少女，心情稍微好转，只能尽力去做可以做的了，总比什么也不做好得多。何况羊男和美丽的少女也不是坏人，机会总会来到吧。

我拿起〈奥斯曼土耳其收税吏的日记〉，伏案翻阅起来。为了掌握机会，首先不得不装作柔顺的样子-这么说来也不是什么难事，我本来个性就非常柔顺啊。

《奥斯曼土耳其收税吏的日记》是以土耳其古文写的，非常难懂的书，可是说也奇怪，居然能够流畅地读下去，而且读过的地方从头到尾都

记进脑子里去了。头脑好实在是一种美妙的感觉，没有一点不了解的地方，我终于可以领会那些人的心愿了，只要一个月之内能变聪明，那怕脑浆被淋淋淋地吸光，他们也心甘情愿了。

我一面翻阅著书，一面变成了收税束伊凡阿尔姆多哈（其实名字比这更长），腰配半月刀，走在贝克巴格达街上，收集税款，街上像沉淀的河川似的，笼罩着鸡的气味，烟草和咖啡的味道。卖水果的卖着从来没见过的水果。

哈休鲁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有三个妻子五个孩子。他养了两只鹦鹉，鹦鹉也不比白头翁差，长得相当可爱。变成哈休鲁的我，和三个妻子也有几段爱的场面。这种事，总觉得好奇怪。

九点半时，羊男带了咖啡和饼干过来。

“唉呀呀！真佩服，你已经开始用功起来了啊。”

“嗯，羊男先生。”我说：“蛮有意思的。”

“那太好了，不过休息一下喝咖啡吧。一开始就用心过度，以后可就麻烦大了。”

我和羊男一起喝咖啡、吃饼干，叽哩咋啦。

“嘿，羊男先生，”我问他：“脑浆被吸掉到底是什么感觉？”

“噢，这个嘛，没有想象的那么坏哟。就好像啊，头脑里面纠缠不清的线团，被嘶地抽掉一样。因为毕竟还有人要求再来一次呢！”

“哦，真的吗？”

“嗯，差不多。”

“被吸掉以后会怎样？”

“剩下来的一辈子，就恍恍惚惚地一面做梦一面过日子啊，既没有烦恼，也没有痛苦，更不会急躁不安，既不必再担心时间，也不必再担心习题做了没有。怎么样？很棒吧？”

“嗯。”我说：“可是脑袋不是被锯断了吗？”

“那当然会有点痛啦，可是，那一会儿就过去嘛。”

“真的吗？”我说，总觉得太顺利了。“那么那位漂亮女孩的脑浆没被吸掉吗？”

羊男从椅子跳起来足足有二十公分，装上去的耳朵摇呀摇地摇动。“你说什么？什么漂亮女

孩？”

“拿东西来给我吃的那个女孩子啊。”

“奇怪！食物是我拿来的呀，那时候你正在呼呼大睡，我可不是什么漂亮女孩哟。”

我脑筋又一团混乱，完了完了。

4

第二天傍晚，美丽的哑女再度出现在我房间。

她把食物放在推车上推来。这次的食物是脱鲁香肠加马铃薯沙律，蒸鱼和小豆苗菜沙律，外加一壶浓浓的红茶。尊麻花纹的漂亮茶壶。茶杯汤匙也都是典雅精致的样子。

慢慢吃，不要剩下来哟。美丽的少女用手势对我说。然后微微一笑。那笑容美妙得天空都快裂成两半似的。

“你到底是谁？”我问她。

我就是我，如此而已。她说。她的话不是从我的耳朵，而是从我心中听到的，感觉非常奇怪。

“可是羊男先生怎么说你并不存在呢，而且……”

她把一根手指头压在小嘴上，命令我不要作声。我沉默下来，我非常擅于服从命令，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特殊能力。

羊男先生有羊男先生的世界，我有我的世界，你有你的世界，对吗？

“对呀。”我说。

所以不能因为羊男先生的世界里没有我存在，就说我根本不存在吧？

“嗯。”我说：“换句话说这各式各样的世界都混在一起，有些部分互相重叠，有些部分却不互相重叠。”

对了。美丽的少女说。

我的头脑也不是完全那么坏，只不过被狗咬过以后，有点偏差而已。

知道就好，快点吃饭吧。美丽的少女说。

“我会好好吃的，所以你能不能在这儿多留一会，”我说：“一个人好寂寞。”

她静静地微笑着，在床尾坐下，两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一直注视着我吃晚饭，她看起来就像柔和的晨光中的玻璃摆饰似的。

“上次我看到过一个很像你的女孩子。”我一面吃着马铃薯沙律一面说：“跟你一样年龄、一样漂亮、一样的味道。”

她什么也没说地微笑着。

“希望你能跟我母亲和白头翁见一次面，白头翁非常可爱哟。”

她的头稍稍动了一下。

“当然还有我母亲也是。”我追加一句：“不过我母亲太过于担心我了。因为我小时候被狗咬过，可是我被狗咬是我的错，而不是母亲的错，因此母亲不应该那么担心我，因为狗……”

怎么样的狗？少女问道。

“好大的狗，戴着镶有宝石的皮项圈，眼睛是绿色的，脚非常粗有六只爪子，耳朵尖端裂成两片，鼻子像晒黑似的茶色，你有没有被狗咬过？”

没有，少女说：不管这些了，你吃饭哪。

我默默地继续吃晚餐。吃完之后把盘子收好，开始喝红茶。

嗨！少女说。我们离开这里，一起回去你母亲和白头翁的地方去吧！

“对呀。”我说：“可是逃不出这里呀。门都锁着，外面又是黑漆漆的迷魂阵，而且如果我逃出去，羊男先生会很惨呢。

可是你不是不喜欢脑浆被吸掉吗？如果你脑浆被吸掉的话，就再也看不到我了。

我摇摇头，实在搞不清楚，很多事情都太严重了。我既不愿意脑浆被吸光，也不愿意离开美丽的少女，可是黑暗太可怕，又不想让羊男受苦。

羊男先生也一起逃啊。你跟我跟羊男先生，三个人一起逃啊。

“这倒很好。”我说：“什么时候？”

明天。少女说。明天是爷爷睡觉的日子。爷爷只在新月的夜晚才睡觉。

“羊男先生知道吗？”

他不知道。不过这要羊男先生自己决定。

“对。”我说。

我差不多该走了。美丽的少女说。到明天晚上之前不能告诉羊男先生。

我点点头。然后美丽的少女就像昨天晚上一样，从只打开一点点的门缝中飘飘然地消失了。

我正要开始读书时，羊男就拿着一个装了甜甜圈和柠檬汁的托盘进来。

“念得顺利吗？”羊男说。

“嗯，羊男先生。”我说。

“俄带了上次跟你说过的甜甜圈来了，刚刚炸好，趁着脆脆的赶快吃。”

“谢谢你，羊男先生。”

我把书整理好，开始咬着甜甜圈吃，确实是脆脆的非常好吃。

“怎样？好吃吧？”

“嗯，羊男先生，这么好吃的甜甜圈，真是哪里也找不到。”我说：“羊男先生如果开一家甜甜圈店，保证生意兴隆。”

“嗯，我也曾经这么想过，如果开得成的话那该多好啊。”

“一定开得成的。”

羊男在床上刚才美少女坐过的同一个地方坐下。从床边垂下短短的尾巴来。

“可是不行啊。”羊男说：“谁都不会喜欢我，我长得这么奇怪，牙齿也几乎没刷过……”

“我可以帮助你呀，我来卖、洗盘子、把餐巾、算钱。羊男先生只要在后面炸甜甜圈就行了。”

“这倒是可以。”羊男颇落寞地说，他想说什么，我很了解。

（不过最后我还是会留在这里，挨柳条鞭打，你再过不久脑浆就要被吸掉了，还有什么好说……）

羊男神色暗淡地拿着托盘走出房间。我好几次想把逃跑的计划告诉他，又想到美少女的话便又打住了。不管怎么样，明天一到，什么事都会有个了断。

（奥斯曼土耳其收税吏的日记>读着读着，我又变成了收税吏伊凡阿尔姆多哈。白天我在巴格达的街上巡回走着，傍晚喂喂两只鸚鵡，夜空挂着剃刀似的细长月亮。远方传来有人吹笛子的声音。黑奴在房间里烧起香，并用苍蝇拍在我周围赶着蚊子。

我三个妻子中的一个，就是那哑巴美少女，正在床上等我。

月色真美啊。她说。明天就是新月的日子了。

我说，我要去喂鸚鵡。

鸚鵡不是刚刚喂过吗？美少女说。

哦？是吗？我说。我老是在想着鸚鵡。

她脱掉衣服，我也脱掉衣服。她的身体滑溜溜的，气味非常美妙。剃刀似的月光在她身上投下奇妙的光线。笛子声音还继续不断。我在挂了蚊帐的大床上拥抱她。床像停车场那么大，隔壁房间鸚鵡在叫着。

月色真美。过一会儿美少女说。明天就是新月的日子了。

对呀，我回答。“新月”这字眼好像似曾相识。我唤了仆人来，躺在床上抽起水烟。

新月这字眼好像听过啊。我说。可是却想不起来。

新月的夜晚降临时候，美少女说。很多事情都会弄清楚的。

确实像她说的。新月的夜晚来；临时，很多事情自然会搞清楚的。

于是我就睡了。

5

新月的夜晚，像瞎眼的海豚一般，悄悄来到。

不用说图书馆的地下，是深得看不见天空的。可是那深深的蓝墨水似的黑暗，却穿过重重铁门和迷魂阵，静悄悄地把我团团围住。总之新月的夜晚来临了。

傍晚时分，老人来检查我读书的进展情形。他穿着和上次完全相同的衣服，腰上依然插着那柳条。他看过读书的进度之后，好像觉得相当满

意。因为他满意，所以我也有点高兴。

“嗯，不错！不错！”老人说着，抓抓下颚。
“比我想象的进展得快，真是乖孩子。”

“谢谢夸奖。”我说。我非常喜欢人家夸奖。

“如果能早一点把书念完，”老人说着就此打住，一直凝视着我的眼睛。老人看了我很久。我好几次想避开他的眼光，却避不开。老人的一对眼睛和我的一对眼睛好像被什么东西缠结起来似的，不知不觉之间，老人的眼睛愈张愈大，房间的墙壁，被眼球的黑和白整个覆盖了。上了年纪磨损混浊的黑和白。在那之间老人眼睛一眨也不眨。最后终于像退潮似地，眼球又缩回去。老人的眼窝再度断然收回。我闭上眼睛，终于松了一口气。

“如果能早一点把书念完，就可以早一点离开这里，其他的事别乱想，好不好？”

“好。”我说。

“有没有什么不满意的？”老人说。

“母亲和白头翁不知道怎么样了？”我试着问看看。

“整个世界都安然无恙地运转着。”老人说：“大家都在想着自己的事，直到那个日子来临以前，大家都在继续活着。你的母亲是这样，你的白头翁是这样，大家都一样啊。”

不晓得他在说什么，不过我还是点头说“是”。

老人出去三十分钟之后，美少女像平常一样悄然走进房间。

“是新月的夜晚对吗？”我说。

是的。美少女安静地说，悄悄在床尾坐下。由于新月的黑暗，我的眼睛扎扎地刺痛。

“真的今天要逃出这里吗？”我问。

美少女默默点点头。她看起来非常疲倦的样子。脸色比平常淡，后面的墙壁仿佛可以薄薄地透视过去。她身体里的空气微微地震动着。

“你不舒服吗？”

有一点。她说。因为新月的关系。一到新月，很多事情都会开始不对劲。

“可是我没怎么样啊。”

她微微一笑。你没怎么样，所以没问题呀，一定可以逃得出去。

“那你呢？”

我的事我自己会打算，所以你只要为你自己打算好了。

“可是如果没有你，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

那只是心理作用而已。少女说。真的，你已经变强了，以后还会变得更强，强得谁也胜不了你哟。

“真的吗？可是我不觉得啊。”我说。

羊男先生会带路，我一定会在后面跟着来，所以请你先逃吧！

我点点头，少女便像被吸走了似地消失无踪。少女消失以后，我非常寂寞，觉得今后好像再也看不到她了似的。

九点钟以前，羊男端了一整盘甜甜圈来。

“嗨！”羊男说：“听说今天晚上要逃出这里呀？”

“你怎么知道？”我有些吃惊地问。

“有一个女孩子告诉我啊，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哟，这一带有这么漂亮的女孩子，我一点都不知道。是你的朋友吗？”

“嗯，是啊。”我说。

“我真希望也有那样的朋友。”羊男说。

“只要从这里逃出去，羊男先生也一定可以交到很多朋友。”我说。

“要是这样就好了。”羊男说：“因为搞不好你跟我都要遭殃啊。”

“对。”我说。所谓凄惨的情况到底有多凄惨呢？

接下来我们两个一起吃甜甜圈、喝葡萄汁。我虽然一点食欲都没有，还是勉强吃了两个甜甜圈。羊男一个人吃了六个，真不得了。

“要做什么以前，必须先把肚子填饱。”羊男说。然后用胖胖的手指擦擦嘴角沾着的砂糖，嘴边全是砂糖。

不知道什么地方的挂钟敲了九点。羊男站起来，挥挥衣服袖子，让衣服更贴身些，是出发的

时候了。

我们走出房间，走在阴暗的迷魂阵似的走廊。为了不要吵醒老人，我们努力不发出脚步声。我在半路上把皮鞋脱掉丢在走廊的角落里。虽然把刚花了两万五千元才买到的皮鞋丢弃，实在可惜，但是也没办法。再怎么说明，我都不应该误闯进这奇怪的地方的。皮鞋掉了，母亲一定会非常生气吧？如果向她说明，是为了免于脑浆被吸掉才丢掉的，她大概也不会相信吧？不，一定不行，她会认为我是掉了鞋子以后，为了瞒她而随便编的谎话吧？那倒也是，谁会相信在图书馆的地下室脑浆会被吸掉呢？说出真正的事实却没有肯相信，一定非常难过吧。

跋涉到铁门之前的漫长道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件事。羊男在我前面走着，羊男比我矮半个头，因此羊男那装上去的耳朵，就在我鼻子前面上下摇摆着。

“嗨，羊男先生。”我小声问他：“我现在回去拿鞋子行不行？”

“什么？鞋子？”羊男吃了一惊地说：“这不行啊，把鞋子忘掉吧，脑浆不是比鞋子重要得多吗？”

“是。”我说，于是我把鞋子忘了。

“老爷爷现在虽然睡熟了，可是那个人一看就是非常敏感的人，还是多注意一点好。”

“是。”我说。

“路上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可以大声叫嚷。如果他醒了追过来，我就什么也帮不上了。被那柳条一抽，我就毫无办法抵抗。”

“那是特别的柳条吗？”

“这-我也不清楚。”说着羊男考虑了一下。
“可能是非常普通的柳条吧？我不太知道。”

我也不太清楚。

“喷！”过一会儿羊男问我说。

“什么事？”

“你那双皮鞋，忘了没有？”

“噢，忘掉了。”我说，可是他这么一问，我又想起我那双皮鞋了。那是母亲送我的生日礼物，一双非常重要的皮鞋。会发出咯吱咯吱舒服

的声音的有气派的皮鞋。我掉了它，或许母亲会虐待白头翁也说不定，因为她觉得白头翁很讨人厌。

其实白头绪一点都不讨人厌，白头翁很安静而乖巧，比起狗静多了。

狗。

一想到狗，就不由得冒冷汗。为什么大家都在养狗呢？为什么大家不养白头翁呢？为什么我母亲那么讨厌白头翁呢？为什么我要穿那么高级的皮鞋上图书馆呢？

我们终于来到铁门的地方。新月的黑暗似乎更加浓重了一些。

羊男在两边的手掌吹了一口气，手一下握紧一下张开。然后把手插进口袋里，悄悄拿出一串钥匙，然后看看我，微微一笑。

“不能不放轻一点。”羊男说。

“是啊。”我说。

沉重的铁门钥匙吱咯一声开了，虽然声音很小，还是让身体沉重地一震。停了一会儿，羊男悄悄推开门。门后完全的黑暗，像柔软的水似的

压过来。新月使得空气失去了调和。

“不用担心。”说着羊男拍拍我的手腕。“一定会顺利的。”

是吗？真的会很顺利吗？

6

羊男从口袋里拿出手电筒，拨开开关。黄色的光线悠悠地照着阶梯。楼梯上面就是那莫名其妙的迷魂阵了。

“嗨，羊男先生。”我问他。

“什么事？”

“你知道那迷魂阵怎么走吗？”

“我想大概想得起来吧。”羊男没什么自信地说：“这三、四年没走过，所以不敢说，不过应该可以弄清楚吧。”

虽然我变得非常不安，可是一句话也没说，现在再说什么也没有用。结果也只有听天由命了。

羊男和我脚步没出声地悄悄爬上楼梯。羊男穿着一双旧网球鞋，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打赤

脚。羊男走在前面，手电筒只照着他自己前面，因此我只能在一片漆黑里前进。老是撞到羊男的屁股。羊男脚比我短得多，我走的速度总是比他快。

阶梯冷冷的，湿湿的，石阶棱角已经磨圆了，好像几千年前就有的阶梯似的。空气里没什么气味，但有些地方却明显地具有层次，因层次不同密度和温度也不同，下来的时候没注意到，大概是害怕得没有多余的心情去注意吧。有时好像踩到虫子，软绵绵的，或硬梆梆的，脚底可以感觉得到。因为暗暗的什么也看不见，不过大概是虫子吧，不管是什么，都令人觉得非常不舒服。还是应该穿鞋子才对。

花了很长的时间爬到楼梯尽头时，我和羊男都松了一口气，脚都冻僵了。

“真是不得了的楼梯啊。”我说：“下来的时候倒不觉得有这么长。”

“这以前是个井。”羊男告诉我说：“不过水都干枯了，只好改做其他用途。”

“哦？”我说。

“详细情形我也不知道，反正是有这么回事。”

然后我们站上去，朝着大成问题的迷魂阵前进。在第一个岔路，羊男往右走，想了一下，又退回原位向左走。

“有没有问题呀？”我还是很担心地试着问他。

“噢，没问题，错不了，是这边。”羊男说。

我还是觉得不安。迷魂阵的问题点，在于你若不走到尽头，就不会知道那选择是正确还是错误。而当你走到底，发现是错的时候，却已经太迟了。这就是迷魂阵的问题点。

羊男好几次迷惑了，退回来，再往前走。有时候站定了，用手指在墙壁上抹一把试试看，或耳朵贴在地上听一听，或和在天花板做巢的蜘蛛喃喃低语什么，或闻闻空气的味道，羊男或许具有和一般人不太相同的记忆回路。

时间一刻一刻地溜走，好像快要天亮了。羊男偶尔从口袋掏出手电筒，确定一下时间。

“两点五十分。”羊男说：“不久新月的力量就愈来愈弱了，要提高警觉哟。”

被他这么一说，真的觉得黑暗的密度已经开始变化了。眼睛的刺痛仿佛也减轻了一些。

我和羊男加紧赶路，说什么也要在天亮以前赶到最后一扇门才行。要不然老人醒过来，发现我和羊男失踪了，立刻从后面追来，我们就完了。

“来得及吗？”我问羊男。

“嗯。没问题，接下来的路我都想起来了，你不用担心，一定让你逃出去，你相信我吧！”

羊男确实好像想起来怎么走了，我和羊男从一个转弯到一个转弯地脱出迷魂阵，最后终于来到笔直的走廊，羊男的手电筒光线照到走廊尽头，隐约看得见门了，从门缝里透进淡淡的光线。

“你看，我说的对吧。”羊男得意洋洋地说：“来到这里就没问题了，接下来只要从那扇门走出去就行了。”

“羊男先生，谢谢你。’我说。

羊男从口袋掏出钥匙串，把门锁打开，门开处就是图书馆的地下室。电灯从天花板垂下来，那下面有一张桌子，桌子后面坐着老人，正注视着这边。老人身旁坐着一只大黑狗，脖子上套着镶有宝石的颈圈，眼睛是绿色的。正是以前咬过我的那只狗，狗咬着血淋淋的白头翁，紧紧地咬在牙齿之间。

我不由得悲痛地大叫一声，羊男伸出手来扶着我。

“我在这里等了很久了。”老人说：“你们好慢哪。”

“老师，这因为为种种原因……”羊男说。

“吓！少说话！”老人大吼一声，从腰间抽出柳条，在桌上啪嗒打了一下，狗竖起耳朵，羊男闭嘴不说，周围一片寂静。

“好哇！”老人说：“看我怎么来修理你！”

“你不是在睡觉吗？”我说。

“呵呵。”老人冷笑道：“自作聪明的小子，是谁告诉你的啊，我可没那么好骗，你们在想什

么，我还摸不透吗？”

我叹了一口气，真是没那么容易啊。结果连白头翁都牺牲掉了。

“你这家伙。”老人用柳条指着羊男说：“我非把你撕成一片片丢进洞里喂蜈蚣不可。”

羊男躲在我后面全身发抖。

“还有你！”老人指着我说：“我要把你喂狗，只留下心脏和脑浆，身体全部让狗咬碎直到血肉模糊像泥巴滩在地上样为止。”

老人乐得大笑，狗的绿眼睛开始闪闪发光。

这时我发现被咬在狗的牙齿之间的白头翁，好像渐渐膨胀起来，白头翁终于胀得跟鸡一样大，简直像千斤顶似的，把狗的嘴巴胀大裂开，狗想要哀号，却太迟了，狗的嘴巴裂了开来，霎时只听见骨头飞散的声音，老人赶紧用柳条打白头翁，可是白头翁依然继续膨胀，这下竟把老人紧紧地逼到墙边，白头翁已经变得跟狮子一样大，而整个房间都覆盖在白头翁坚固的翅膀拍拍之下。

快，趁现在逃出去呀！后面传来美少女的声音。我吃惊地回头看，后面却只有羊男，羊男也好像发愣地往后看。

快，快点逃啊！又再听见美女的声音。我拉起羊男的手，向正面的门跑，然后打开门，跌跌撞撞地跑出外面。

早晨的图书馆里没一个人影。我和羊男跑过走廊，撬开阅览室的窗子逃出图书馆。然后继续拼命跑，直到喘不过气来，终于跑累了，趴倒在一个公园的草地上。

当我醒过来时，却发现只剩下我一个人。羊男已经无影无踪。我站起来，大声喊着羊男，却没有回答，天已经大亮，清晨的一线阳光正投射在草木的枝叶间。都不知道羊男到什么地方去了。

回到家，母亲已经做好早餐在等我。

“早啊。”母亲说。

“早安。”我说。

于是我们吃起早餐。白头翁也正安详地啄着饲料。简直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关于遗失的鞋

子，母亲也没说什么。母亲的侧面看起来比平常稍微忧愁的样子，不过也许只是我的错觉吧。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去过图书馆。也曾经想过再到那里一次，去确定一下地下室的人口，可是我已经不想再接近那里了。每次一到黄昏只要看见图书馆的建筑物，就会裹足不前。

偶尔会想到留在地下室的那双新皮鞋，还有想起羊男，想起美丽的少女，不过不管想多少，我还是搞不清楚，到底哪些是真的发生过的事，就在迷迷糊糊之间，我已日渐远离那地下室。

到现在，我那双皮鞋一定还放在地下室的角落里，羊男一定还在这地面的某个地方流浪着，一想到这里就觉得非常悲哀。我所做的事，真的对吗？我连这点都没信心。

上星期二，我母亲死了，举行过一个安静的小葬礼，我就变成孤伶伶的一个人了。我现在，在凌晨两点钟的黑暗中，想着图书馆地下室的事。黑暗的深处非常深，简直像新月夜晚的黑暗一样。

—完—